

國粹叢書第二集

歸元恭文續鈔



下冊

國學保存會印行



A541 212 0007 1585B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四

送葉子吉太史北上序

出與處殊途其進退行止宜遂不相關矣而交與之深者則有淵路贈處之義故葉子子吉之北上也其友歸莊以山野之人贈之以言贈言維何則請言出之義士君子既立朝上則有補于袞職中則有裨于世道下則有造于鄉里余同里人也先以鄉里言之今日之江南大壞矣官吏貪猾士卒驕悍民力殫竭士習卑下人心險詐風俗浮淫是數者亦賢士大夫之當念及也念及之則當思有以救之稽載籍咨有道講求實事遇凡爲吏爲使于江南者皆有以告之庶幾其有瘳乎如諉諸言責不在我事權不屬我優游養望坐致高位此在庸人則然耳非所望賢士大夫也至于世道深言之則迂淺言之則如江南之敝當亦今天下之所同若能推一方而廣之剷除變革裨益不小末世安得妄言堯舜三代得如魏孝文元仁宗之世卽稱大治矣而

衰職亦在其中文學侍從之臣朝夕左右論思獻納當亦無急于此者子吉讀書稽古又在林下久講之必有素故區區之意以此期之若夫世俗之所祈祝者非余之所期于子吉也行矣勉之

送舊太倉知州錢侯序

太倉守四明錢侯去任後三年甲申歲杪來崑山崑山自侯爲守時嘗署其縣事有遺愛焉因假館以卒歲莊雅辱侯知往見之私謂侯非仕宦又抱病不任應接非作遊客者即爲治病吾邑又無良醫何爲千里遠涉舍室家歲時伏臘之歡而羈棲于此也向侯問候喟然曰我罪人也自去太倉之明年春先母夫人隨先君司教溫州之瑞安而卒勉扶櫬以歸未克葬其秋先君亦卒官至今櫬猶未能歸也蓋自溫至鄞七百里在道十日轡車多歷山谿費不下百金馬鬣之封又須三四百金家故有田六十畝我守太倉五年雖稱脂膏地歸未嘗益一畝也食指繁饘粥殆不給先君僅爲廣文所遺可知

四五百金之費卒無所出自念爲廉吏而身困窮子孫被褐負薪可也爲廉吏而使親喪久不得歸歸者久不得葬傷哉以我之身處苦塊心負芒刺痛不能一日釋也即如謗者所云太倉歸橐八千金當時若知二親骸骨飄零至此卽果得厚實受汙名甘之矣以博廉吏之小節而受不孝之大罪傷哉不得已而有求于人我同門友有吏吳中者告之以情不爲動時方季冬距除夕猶二十日歸可得到家栢葉椒花室家相樂也顧親猶在殯殯又在遠而可與妻子樂乎鮮民之生情何如哉此我所以負病羈棲皇皇無定以爲罪人將無所容也我不數日且行矣行則向溫州以父喪歸歸則營窀穸之事抱至痛于中雖力不能敢不自勉莊聞侯之言悲其志乙酉正月之九日侯果行于是述其言而爲之序以送之

送筇在禪師之餘姚序

二十餘年來天下奇偉磊落之才節義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門亦有居家

而髡緇者豈真樂從異教哉不得已也浮屠筇在生于世族素豪富車騎雍容甚都今手擔一襆被日徒步數百里雨則跣而行往來吳越諸山嘗示余遊天台雁蕩賦今餘姚黃宗羲兄弟招之往將自靈巖飛錫渡錢塘就之姚江新建伯陽明先生之鄉也先生當年擒逆藩平群盜天下危而復安乃今日則何如吾聞黃君經世之才也筇公爲我問之將何所爲乎陽明先生功蓋天下又爲一代儒宗年五十七而卒余今適如其年功業已矣而學道未成又不死可愧也

贈小兒醫王君序代

天下技藝之士莫善于醫刀圭之間可以生死肉骨故語云不爲宰相則爲良醫然衰亂之世宰相充位而已澤不能有己及物則宰相顧不如醫周禮春官之屬有疾醫瘍醫獸醫諸條後世之傳方技者帶下小兒其科不一吾以爲擇術者尤莫良于小兒醫何也中年以後之人前途有限善醫者不過

餘齡耳小兒則爲人之始醫能除其疾救其患則自少而壯以至于耄耋皆醫之賜也故小兒醫視他醫爲德尤大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治善人之疾固有功卽不善人有疾人方幸其死而醫故生之亦不能無罪若孩提赤子天真未鑿未有不善者也故小兒醫視他醫獨有功而無罪吳門王君者善是術余兒時得危疾君起之今其子舜符能世其業近者來婁東吳司成之子張黃門之兄子及余亡弟之子皆患疽賴舜符而愈夫是諸兒者未瑀未琢他日未可量而自今以往至于百年皆舜符賜之也豈非所謂有功無罪而爲德尤大者哉夫百圍之木始于勾萌萬里之途起于跬步萬一不慎而逆折其芽遽摧其輻輳中道夭于斧斤而僨轅泛駕者不尤甚乎故爲小兒醫者能則功多不能則罪亦大吾旣嘉舜符之能并爲世之習是業者告焉

贈崇眞甫序

癸卯之夏余薄遊江淮間訪博士張先生于天長先生館余齋中余問宮牆之士之賢者先生亟稱崇君真甫余因訪之視其人貌淳而氣和威儀謹樸蓋長者也余與君之從弟我三交嘗問以釋老之宮可遊玩者我三與登玉皇閣且曰此吾兄真甫之所建也閣甚整麗又至毘尼菴棟宇亦壯且有花竹在邑中爲偉觀我三又曰此真甫捐三千金助其經營者也真甫居城外朔望必入城舉城中佛寺道觀神廟再拜匍匐上香皆遍余謂君殆好釋老信鬼神者時天長方脩學宮縣令博士既捐俸士子之捐助者則君爲之倡且董其役盛暑烈日不以爲勞又於常餼之外出酒食以食役者其知重學校又如此我三又言其先世諱剛者以守備指揮殉節于建文時至真甫八世世爲明經生產素薄真甫老諸生獨以計然之策致富顧輕財喜施崇禎庚辛間大旱飢民多流亡真甫招來之使復業縣境內無大川澤故所鑿湖塘多淤井泉亦少城東有感唐湖旁近漑田者沒者飲牛馬者皆資焉真甫

之田在其區時旱甚湖水少農欲引以溉田播種真甫謂今播種未卜有秋與否而一方之人畜且立渴死其勿漑農謂卽如是租安從出且吾儕何賴真甫曰吾自荒吾田何言租乎汝曹乏食我給汝是歲其田盡荒更出故所儲粟給佃者悉得全濟其他甕道塗梁河塘便民之事尤多真甫嘗言貨財如流泉未有積而不散者吾見富家或以訟破或以聲色狗馬敗其怙侈作非者或至失門戶多財而不善用之適以招禍吾欲遺子孫以安莫若及我身而散之于是節齋其家用布衣脫粟飯教子孫以勤力而美田宅悉斥棄之以供施予數年之間散二三萬金今所存之業不過數千金耳蓋其樂善好施出于天性而遠見達識有過人者欲徼子一言以光寵之且以爲好義者勸可乎余惟君之行博士先生稱之其弟詳述之再詢諸他友以爲良然君殆太史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耶吾讀遜國之編靖難兵至揚州守臣指揮崇剛御史王彬固守不下後爲其下執之以降不屈而死當時武臣

之死難者莫先于謝貴莫著于徐輝祖而崇指輝忠節之名亦與同在天壤
爭光日月其後累世傳經至君更爲富人君又滿而不溢多累仁積善吾卜
其後之必大亦愈以知天之報忠臣烈士爲不薄也我三欲爲好義者勸吾
則并爲盡忠者勸遂因我三之請而爲之書

自壽文

以文壽人非古也况于自壽享高年及年數之終而自壽非古也况方壯又
非齊年而壽方壯又非齊年而爲文以自壽則自歸子始歸子曰天道三十
年爲一小變天道變于上人事變于下故人亦以三十年爲一世然則人生
壯而一變者而再變耄而三變人之更三變者十不得一焉更再變者十無
四五其不幸短折而未更一變者又十二三則有幸而不夭又未可必其長
年而適當一變之時何可以不自壽今年年有一今日爲生之辰則昨日猶
三十歲也變當自今日始天道不論論人事之變鬢黑者蒼而白白且禿聰

明者聾且昏朱顏凋皓齒豁是爲形變少爲士長爲農儒者而貨殖投筆而執干戈是爲業變昔無甌石而今萬鍾朝紳笏而夕野服是爲遇變三者皆人事三變也而吾之所謂變則異是顏髮耳目不改於前自幼知讀書未嘗徙業長處貧賤三十年如一日三者固皆不變自顧生平其質柔且變而剛其智短且變而長志氣頹惰變而激昂意態輕浮變而深藏鄙陋不文變而成章風流高邁變而爲孔子之所謂狂是數者而既變則堅之將變馴致之未變力反之壽人頌其美自壽者悔其失壽人祝其永年而已自壽者恐懼焉懼其年日邁而不聞道是以有取於變之說焉

天長司諭張先生六十壽序

官無小大位無崇卑皆須才稱其職才小而任重則職不舉才鉅而任微則又枉其才二者均失也而有辨職不舉懼負國家任使而不免於戾若枉其才則在用人者一舉手之勞耳非所患也學校之官于古爲最重先王之世

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士自幼至長無時不在于學之中學之有所事者則有六德六行六藝之教以及祭祀鄉射養老之禮獻囚獻誠之事無不究而習焉學成則遞升之司馬司徒而命之官上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自修皆不出乎此故學校重學校重故師儒之官重師儒之官重故苟非其才輒慮不能其官其後法制廢壞至秦而學遂滅漢始立太學置博士官宋詔天下皆立學然州縣之小者猶未徧及至近世天下府州縣無不有學盛矣而先王造士之法則未之聞也故學校日輕改革以來干戈之際庠序未遑學雖仍其舊而職任之輕尤甚隨長吏後趨謁上官有考試事則率諸生進試場唯諾于提學使者之旁已耳間有勤事者以文藝課士除新進生十餘人外亦多不至官既輕于是多以遲暮下材充之其中卽有才過人者其勢亦不能有所爲于是識者反病官之累其人而歎其才之枉也桐汭張君耐庵與余有通家之好余悉其人令器也先是以崑山司訓遷天長司諭葉編

修子吉崑山人嘗余言己亥京口之變吳中震驚時崑令闕人情岌岌動矣視篆者茫然無措君徐一言以定天長潘吏部進也則爲余言逋一案君苦心斡旋上不悞課枉法而下有以全諸生此二事已見君理煩治劇之才不宜久屈于師儒之冷官使學校而猶古之學校有教育人才之具有造就士子之方君之才固當有以展布今之教職既無所事事無由見長懷才抱器而處于遲暮下材之間是豈君所屑與毋亦不得已而栖遲偃仰需歲月以待遷耳君則曰孔子嘗爲委吏乘田猶期于會計當而牛羊遂儒官雖卑以造士爲名吾豈敢厭薄之哉于是益思修其職方捐俸新學宮計度周詳經營敏速指日造成而率諸生升降揖讓于其中先王教育人材之意庶幾猶有存者乎蓋君之恪勤又如此此旁觀者所以有枉材之嘆也雖然今國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員雜流亦得量才擢用况科貢正途豈難于破格之舉乎所謂在用人者一舉手耳吾知君雖欲長優遊暇豫于師儒冷官而有不

能也潘吏部言某年某月日爲君齊年誕辰崑長兩邑士子及諸交游將登君之堂而觴焉而屬序于余余謂仕宦者率諱老若君之廉靜不競固有所不必諱也因爲之書并寓故人致祝之意云

族母陳節婦六十壽序

先太僕叙家譜云吳中之歸皆出于唐之宣公憲公而譜系中絕自宋湖州判官以來始有世次而不詳其居今蘇州自郡城及屬邑各鄉所在有歸氏維亭之族不知所自分薪傳故居于維亭蓋爲母六十祈福也因以壽序爲請且語余曰我生未周歲而失怙至于今三十口矣母氏鞠育之苦有不可以言盡者余矍然起曰嗟哉節婦以屬之疏而久不知也古者親屬既竭猶綴之以食而弗殊親親之道也後世族食之禮廢而同姓遂如路人惟藉譜系後人猶得原其一本而近世士大夫不以氏族爲重世譜多失歐陽公誌杜祁公墓謂自得姓以來譜系不絕者惟杜氏一家蓋其難哉所以先太僕

之好古追遠而譜終闕于無徵余之有志于此而親親之意不能遠推至同宗有節婦三十年而不知也平日聞節烈等事亟欲表章况于我之族母乎薪傳以未得旌典爲歎余謂薪傳方有才名他日所以致尊養于所生者未可量目前之旌與否不足爲輕重也余之文雖不足以發揚高節然或可使有聞於後薪傳試以蕪言誦之高堂以侑一觴賢母聽之或以爲勝于絲竹駢羅未可知也

陳翁八十壽序

崇禎甲申吾邑之壽登八十者三人東門顧封君李封君及北門陳翁也兩封君之子一爲尙書一爲副使于是邑之人爭賀兩家壽兩封君生日不相遠居第又相望旬月之中通邑之人無不絜榼提壺將筐篚具幣帛再向東門者東門之街轎相接肩相摩兩家之門趾相錯也獨北門之陳翁則澹然足音鮮或至焉邑人非不識陳翁又非不知陳翁之年八十也顧寂寂無聞

可感也已余與翁有重親翁之室于余爲表姑姪翁又呼吾父爲舅舅于余爲表兄弟每道遇余必問母舅起居無恙意色依依如嬰兒其篤于親如此翁處貧賤于孫又無爲官者視兩封君誠萬萬不如然今日所謂富貴之人不過養其耳目口體而已養其耳目口體者求康寧壽考而已翁則策杖以當肩輿幅巾布袍以當冠帶藜羹脫粟飯以當肉食藥餌乃竟與富貴之人同享大年又何羨于彼乎彼富貴之人平時又或負雄傑之氣誇神仙黃白之術或沉酣于飲食男女貨財之事回首尋思應同夢幻今日不過與陳翁同一老人耳翁又何歉于彼乎翁亦逍遙北郭之隅徙倚崑山之麓仰望雲物俯瞰川流聽時鳥之好音察艸木之生意頤神養性以盡餘齒可矣余于兩封君之壽無一言以贈以善頌善禱者多無待于余獨于翁則竊嘆世俗之知貴貴而不知尊年也鄉黨莫如齒此意非我其孰存之于是爲文以壽之

丁九貢先生七十壽序

乙巳秋余以訪二三知舊至武塘首謁丁九貢先生及其子茲兔昆弟茲兔之館賓張子庭貽吾邑人也爲余言丁先生明年七十矣武塘之士大夫將往觴焉余聞先生至欲以壽謙之序爲請且曰世俗壽序例求名公鉅卿今不彼之求而以處士之文爲重此其意可尙也余不得辭先生爲清惠公之子公以名德重望官至尙書壽踰九十可謂備五福矣又以其餘貽諸後人先生以紈袴子弟而有舉策數馬之風被服儒行潔已好修博通古今之務士林雅重之顧懷才不遇雖以父任兼貢入太學仍安於家食人未免爲先生怏怏豈知天之所以厚先生而錫丁氏之祚者蓋在於此也二三十年以來天下變故多矣名公卿之後有位於朝者其偷生敗名者何限其慷慨殉義者亦何限假使先生而仕豈能身名並全康寧壽考如今日哉清惠公先朝賜塋百畝國亡之後先生卽如例輸糧論者高先生之志而服先生之識

先生既以德範見重鄉邦有司屢舉鄉飲延以西北之位先生以清惠公諱固辭不當君子謂先生知大體然我以先生之生平推先生之意雖非犯公諱吾知其猶不欲也先生今當老而傳諸子若孫皆恂恂儒者學行不墜家聲又能任運待時不苟且於進以貽親憂先生晚景之樂可知也頃者接對顏貌僅如五十許人豈非所謂天錫難老者乎吾聞先生之先自宋以來世居嘉興四五百年之古屋猶無恙族姓繁而多壽况清惠公之盛德遺澤未久而先生又能世其家則其受多福享高年豈顧問哉自老而耄而期于是乘白雲御六氣而遊無窮或如君家令威仙縱往還未可知也我邑去武塘二百餘里明年先生之誕未必能遠來今諸君子幸不鄙其固陋而以序見屬余雅不能爲巫祝獻諛之辭惟質言先生之所以宜得壽者壽謙之日懸之高堂通家後進與有榮焉亦因以致觴祝之意云

朱珩璧六十壽序代吳梅村司成

洞庭朱君珩璧以上章困敦之歲年登六十人日爲其攬揆之辰山中友人葉允文等將往觴焉以祝嘏之辭來請余昔年官國學時君方爲太學上舍有一日之雅因不能辭余嘗謂吳中山水奇勝莫過於洞庭每渡太湖望見縹緲莫釐兩峰不覺展齒之前覽諸古蹟知甬里之宅劉根之壇靈威丈人之洞低徊留之不能去其地又頗生人才如王文恪施修撰以下指不勝屈向又多富比陶衛年及期頤者蓋洞庭山深土厚震澤環之氣之所聚固宜然也吾聞朱君居莫釐之麓有園亭花木之勝特建高樓名之曰縹緲以望西山崇禎末以人才舉嘗登金門上玉堂頃之以時方多難遂遁跡山中於是擁東山之姬侍羅後堂之絲竹曼睴盛鬻沓進於前激楚陽河不絕於耳而又精於彼冢之術因以爲養生之具昔漢之茂陵信文成五利之言以爲神仙可致飛昇可待至成帝更樂溫柔之鄉嘗曰我老是鄉耳武帝乃求白雲鄉明乎二者不可得兼今君乃白雲溫柔并爲一鄉力又能廣致美麗以

濟其用芙蓉脂肉綠雲鬢千樹桃花萬年藥以此娛老以此駐顏拔宅同升之事安知不再見乎范少伯得西施以獻吳王吳王挾之以遊洞庭至今山中多有西子遺蹟然而甬東之封難就五湖之舟不返事固有不可知者君今以此山爲菟裘而淑姿麗質又非特一西子方相與共樂天年古之所不能兼者既并遂其所欲不可知者又萬無此慮天下之樂孰有過此者乎又聞克家之子以才武顯鄉里榮之今年耆年之誕又當履端之月最靈之辰方剪綵爲人以雜斑衣之舞鏤金作勝以綴兕觥之獻山中親舊因傳座以稱觴借薰天以祝壽是又皆足以助君之歡增君之算者也吾知自耆而老而耄至作於百年君之樂未央而山中之壽君者亦未有已也是爲序

試想此文乃從何處落想文人遊戲至此

孫仲愚

王奉常煙客先生七十壽序

太倉王奉常煙客先生以辛丑之歲年登七十先生有自壽詩傳于世某以

通家之誼將和其詩以壽之而先生之子中翰挺請余爲壽讌序于是遂廢詩而撰文吾嘗嘆先生之能羨先生之福又仰先生之德也吾郡屬州縣入本朝三百年中入政府者九人其盛者及三世餘多中衰或遂替先生承相國太史之業不墜益昌越今四世簪纓不絕是先生之能也國朝任于官不過璽丞中翰先生歷官太常秩正四品仕路不敢以紈袴輕之而又不中人之忌是又先生之能也世祿之家率以聲色狗馬爲娛先生獨弄柔翰工詩詞精書畫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是又先生之能也先生有丈夫子八九人又皆佳士濟美競爽長者通仕籍幼者有聲庠校能以文章世其家諸孫濟濟問安之時至或不能識別是先生之福也自陵谷變遷以來世家巨族破者十六七或失門戶太原之門田園如故闕閱不改是又先生之福也乃其自守清高如劉季陵居家雍睦如陳元方接人謙和情意周徧如王茂宏是先生之德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人之

一 刊 行

不克終其天年者大抵由于憂戚愁苦于是陰陽之患遂中之先生既有德以立其本而又具其能以適志享其福以頤神先生之樂爲何如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今先生蓋一之惟其樂故壽也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先生之壽又豈有涯哉余鄙陋無文惟卽先生之所自有者祝先生未知有當於先生之意否也

先太僕中第在文肅公後而年長倍于公交誼甚厚太僕墓誌亦文肅公筆先君之于奉常余與周臣昆弟相與皆不薄篇中不曾叙及世誼甚爲踈略自記

大叅驛傳道羅公壽序

友人柴稱求語余曰今大叅驛傳道羅約齋先生雖北產而其先金吾公與吾邑周氏爲異姓兄弟燦與周有渭陽之誼改與先生亦薄有葭莩五月之旣望爲先生五十誕辰將往觴焉特以祝嘏之辭爲請余謂二十餘年來於

當道未嘗通姓名况文字乎柴君曰向者謁先生座有北人沈君知余崑山人問及子先生亦言久聞其名子雖未識先生先生則知之矣且子之不通姓名於當事不欲自輕也今人知重子求子之文而因畧姓名子固未嘗自輕且先生之高雅又非今之當道比也或可破例乎余笑而應之曰余雖不識羅先生然交遊多稱道先生先生定賢者也因問其略則曰某省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使其官也管通省驛傳兼理鹽法屯田關稅分守揚州其職也夫賢人君子之居官也上爲國下爲民隨其職守盡心力而爲之職之兼總益多則事權益重德澤之及於民亦益溥德澤既溥則名譽聞於朝馨香登於天爵賞之薦加諸福之畢臻其理宜也今之以藩臬分司及管理諸務者往往置職守於不問惟知腴民膏以充己橐於是兼職愈煩則利孔愈多利孔多則大吏皆視爲脂膏之地責望之愈深則其所以奉之者不得不愈厚試問是將安出其輦家財以供乎抑丹砂可化黃金以濟無窮之用

乎度非取之於民無從也於是民心怨恨謗讟繁興毋論大吏不能終庇簠簋不飭之議將隨其後卽億兆人之詛亦足以干天神之怒召禍淫之罰安得有吉祥壽考之理乎凡今之俗吏類然也若先生之居官草莽之人在數百里之外固無由知其詳但聞柴君所稱述先生蓋尙氣誼重文章勵廉耻殆非俗吏也旣非俗吏則必不畏高明不虐犛獨必能盡心力以營職守江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輳集必能使賓至如歸而民不擾鹽政淮揚居天下之半常股存積贏縮有時必能使歲課無闕而竈戶不困以至屯政必能清軍田而助兵饑權關必能通商旅以濟國用分守必能固封疆而弭盜賊如是部內之民之被膏澤也必厚必且歌頌頌載道聲績彰聞將必有不次之擢爲循良勸建節開府可指日計而愷悌之德流爲福慶吉祥壽考亦理之必然者也小雅之頌君子曰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又曰邦家之光萬壽無疆又曰民之父母德音不已言人臣宣力於外必爲國家培其元氣以爲基本抒

其獻略以爲光華於百姓則盡教養之道施喫啾之仁然後可以致壽考而昭德音也是說也俗吏問之必以爲迂先生固賢者也故爲先生誦此詩因以爲壽若夫岡陵松柏獻諛之辭素不習爲計先生亦無取於此也

甘茂叔六十壽序

嘉定之南有鎮曰南翔吳淞江經其南以入海而槎浦走馬塘橫瀝諸水夾鎮而注之江以江海之瀕而細流復左縈右帶以故稱沃土多大賈僑居庫藏堅密貨貝輻輳不惟甲于諸鎮抑城郭之中不如也而其人亦多壽嘗讀唐叔達先生集有紀南翔里八老人詩蓋九十者一人九十四者三人餘皆八十有奇其詩曰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予問其邑人以爲其地蓋至今多高年云南翔甘翁美叔族父全卿與之雅故族母之姪龔君雲乘又翁之子壻也丙申十月下旬爲翁六十初度于是相率登堂而舉壽觴以祝嘏之辭屬余予嘗慨世之爲人鮮

知止足者當其不足皇皇求利及其少有更生無厭之心不識詩書而謀仕進不知世變而圖功名至有求榮而得辱求福而得禍者以予所聞翁之爲人則孝弟力田克勤克儉泊然自守與世無爭以國子上舍姻戚多世族無難祿仕顧不願纓塵網而懷邱園之樂長吏重其耆德舉鄉飲賓謝不赴恬澹若此殆所謂知足知止者耶于是安潘令之閑居希仲長之樂志以娛晚景而養大年其爲難老天錫之矣予于南翔人相識者少所知惟徐克勤七十餘張子石吳元咫六十餘度其里之高年如三翁者定不少翁以吉日良時置酒召客日耆而老而耄八老人之流連花酒行且再見之而騷人逸士亦富摛藻撰詞紀盛事以垂諸後繼香山洛下之遺風矣是爲序

族祖元祉暨陳碩人雙壽序

本朝以科舉之業取士士非是無由進舉天下人才皆聚於學校之中於是碩儒大賢魁傑之士往往出焉次者亦愛名節尙廉恥然而下愚不肖亂臣

賊子亦未嘗不出其中故惟學校爲最雜若今日之學校毋論魁傑之士不屑就其知以名節廉恥爲重者亦多去之矣顧謂今之棄諸生不爲者皆名節廉恥之士乎則又不可無辨蓋有久爲諸生淹抑無聞年齒遲暮者有本不能文以賄賂請托得青其矜而嘗慮失之者亦於此時謝去托此美名人誰許之其非此二者而能斷然棄儒冠而不惜庶幾所謂名節廉恥之士歟吾族祖元祉其先本爲賈獨族祖奮志讀書已而家落至無以給饘粥終誦讀不衰少困童子試至崇禎末年近四十始補諸生蓋得之如此其難也越二年遭乙酉之變遂謝去何其決也時例未及六年者不得謝族祖損終歲授經之貲二十餘金賄胥役乃得請自非真能愛名節尙廉恥不肯爲也十年以來始之陽慕節義而不與試者多不能守其初族祖終不變其亦可謂難能矣今年已五十始終以授經自給族祖母陳碩人亦勤苦操作有少君孟光之風夫婦同年生合之得百歲以其人與其年可以壽而祚明自遭

亂以來同姓朞功雖近者往往視如路人甚者或與爲難而族祖疎屬顧嘗相愛惜相慰勉慤勤懇篤於誼亦不可以徒然也况族祖嘗謬謂其能文以言侑觴又其所許乎誕日在冬祚明因將有遠行先期以文爲壽不過道其所固有其他頌諛之辭文章家之所忌有所不能并一切世俗之儀亦遂已之計於族祖亦無取於此也

孫穉均七十壽序

丁未七月至梁谿訪友十年前故人幸皆無恙而孫穉均先生則已七十矣一日邀余飲余言當賦詩以壽穉均曰吾雅愛重子之文以文易詩可乎余雖舊交然鄰郡不能悉其生平問之友人或曰孝友忠厚人也或曰文采風流人也余栖遲梁谿且旬日益與之習見其家庭之際雍雍如也接對賓友煦煦如也拈韻賦詩振筆作字則又燁燁如也纏纏如也友人之言其信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怙侈滅義驕淫矜誇今穉均以狀元少宰之孫而婦

翁則葉司空舅氏則鄒學憲生長富貴而無執袴之習獨以孝友忠厚文采風流見稱難哉無錫之名山一吾嘗登錫山之塔而歎有基者之不壞酌慧山之泉而知有源者之不竭也孝友忠厚文采風流豈非人之基與源乎人之所求而不可必得者富貴壽也兼之者常少語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生貴於天下也三者雖同爲人之所願而終不以彼而易此則壽尤不易得非其爲人有以培其基深其源欲天錫以難老其將能乎穉均旣以令德清才爲鄉邦所推重日夕率子弟偕親串杖屨遊兩峰之間登勿壞之塔酌不竭之泉而長生久視與高深者比壽其無難也又何羨乎綏冕之榮鼎食之侈哉以是復於穉均先生先生必曰善頌善禱

曹翁壽詩序

嘉定朱行節爲余言其姻家曹翁年七十將集里中親故之贈詩以壽之而請余爲序其言曰翁爲人長者家小康諸子皆儒雅諸孫濟濟於庭平日奉

竺乾氏之教工書法肱傷於兵猶能左手書以是娛老余謂翁之得於天厚矣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華封人之祝堯也亦然太平之時方內兵革不動民氣和樂故多黃髮鯨背之老而得之亂離之後則難乙酉之變膠邑士民罹鋒鏑之禍者何限翁雖負傷而不至通中刮骨猶得享高年豈非厚幸歟富者古人所重烏氏保得比封君巴寡婦至築懷清臺以旌之太史公傳貨殖津津不置漢始有困富人之令往往徙以寔京都而後世富民則盜賊利其多藏長吏視爲奇貨豪暴以爲外府多不得安枕故居亂世非富之福而不富不貧之爲福若翁小康之家旣免室人之譴又無意外之患而田園竹林可以優游圖史翰墨可以賞玩居東海之壖海中氣象城樓舳艫如山爰居避風長鯨吸浪翁晨輿夕杖無不在目誠幽居之快致暮年之樂事矣何必綏冕之榮而後爲歡也至於諸子舉洗腆之觴效班瀾之戲孫曾森列立負劍而行擁樹則封人最後之祝亦無不備焉非所謂得天之厚者耶宜

親故之以爲慶而贈之詩也若夫釋氏之書人皆誦之以爲可以祈福可以延年可以救難翁之遇難而獲免眉壽無有害如世俗之見必以爲奉佛之力也如果得之奉佛之力余之多難不早事空王而求免焉且悔之矣請質之翁并質之行節與賦詩之諸君子然乎否歟

翁母葉太孺人壽序

已酉冬余至東洞庭山主翁季霖氏其從子晉珽來訪稱其父謙尊君之命以王母葉太孺人之壽序爲請曰先王母光祿公早世王母年甫三十守節撫孤主持門戶備極辛勤今八十有一矣旣格於例不得旌雖壽誕已過欲乞先生一言以表章之季霖亦具道太孺人之賢曰世父年二十餘無子世母卽爲多置姬侍生三子及世父卒多未離襁褓長者始就外傅世母撫之如己子服食起居煦嫗備至厚餼幣延良先生教之得以成立有食祿者藉令世母有己生之子而撫之卽欲有加焉而不能也余作而歎曰賢哉是母

也嫉妬者婦人之恒情所不能免國家之樛木螽斯衆妾美夫人之逮下而作惟其不盡然故美之也宋共姬之將歸也賢名聞於諸侯王國來媵備書於策以不多見故見褒於春秋也樊姬事楚莊王求鄭術之美人進之鮑女宗不怨其夫之娶外妻而更厚遺之劉向以爲難能皆列之賢明傳今葉太孺人之誠心惠慈如此雖經傳所稱何以加焉卽其柏舟之節與其他懿行不待言矣吾聞天之所賦於人不能皆豐不能皆齋富者不必貴壽者不必偕老以太孺人之賢天旣奪其燕婉之樂必錫之以期頤之壽余旣樂道賢母之行俟九十之年當登其堂而拜焉晉筮更不必慮王母之節不彰其亦隨諸父之後率諸兄弟日夕進珍膳奉板輿和氣婉容以承堂上之歡可也

吳梅村先生六十壽序

文之道宋元以前無論近代自宋金華開一代之風氣其後作者多有至嘉靖而其派雜至萬歷而其途塞先太僕府君當嘉靖橫流之時起而障之

迴狂瀾以就安流而晉江常州其協力隄防者也虞山錢牧齋先生當萬歷蕪穢之後起而闢之剪荆棘以成康莊而嘉定之婁子柔臨川之艾千子其同心掃除者也顧府君晚達位卑壓於同時之有盛名者不甚章顯虞山極力推尊以爲三百年第一人於是天下仰之如日月之在天後進綴文之士不爲歧途所惑虞山之力爲多虞山旣歿能由其路踐其域拓其疆者惟我梅村先生府君文集尙多藏本後人力不能付梓先生悼其不盡傳於世致書海陵季侍御欲其鋟板流傳虞山歿肉未寒小夫瑣才輒以平生纖芥之嫌妄加訾議而時彥亦多惑之蓋後起之士於前人往往吹毛索瘢振暴其短以自標位置所謂文人相輕自古然也而先生獨非之其致侍御書有云當今文字榛蕪前後代興自應共相鼓吹以修明風雅不當訾警先達先生之維持文運愛惜前輩可謂度越尋常矣先生博極羣書才備衆體柳子厚謂詩古文二者燕公曲江所不能兼而先生兩擅其長韶夏之音山龍之采

蛟蟠鳳躍之狀震耀耳目不可測識而又表章府君護持虞山則爲府君之後人虞山之弟子者舍先生誰與歸西河之民之尊子夏江黃小國之赴齊桓其敢自外於文學之教衣裳之會哉先生獎成後學脫落勢分某之無似先生以其略知家學又同及西銘先生之門每相見必出詩古文以示間以拙稿相質則獎譽過當而賞名花落新構時時醉之以酒而恕其狂其下交而相厚又如此戊申五月甲子爲先生六十誕辰某方奉先生之書渡江至海陵留滯踰時不能以時蹕進一觴至長至節中始獲登堂而又不知所以爲壽蓋先生科名之盛官階之崇譽望之隆祚胤之繁昌邱園室家之樂眉壽之無彊福嘏之未艾計當世士大夫之爲先生壽者皆已稱述無遺無待於山野窮賤孤獨之人而山野窮賤孤獨之人欲鋪揚頌美以求媚悅又非所以自處也故特舉文章一事與先生之所以推揚先達下交晚進者敘述其略冀先生之一笑而舉其觴知先生當不以世俗之所以爲壽者責我也

鄭母張夫人七十壽序

余少習舉業即讀鄭閑孟先生之文先君子又與先生交余故雅慕先生不知先生有弟彥逸之能競爽也中年與西求交知其有學行不知其尊人子肱之善貽謀也父子皆潛德不顯益無從而知彥逸先生之有令妻子肱之有壽母也壬寅十月以尋菊至嘉定西求訪余而言曰王母張今年年七十一月甲子爲設輓之辰敢以祝釐之詞爲請余以通家之誼不敢以固陋辭吾聞隆古之時民風朴厚上之人生之而不傷故多仁壽而無天札疵癘之患輓近世兵刑賦役殺人之具日繁民俗亦日偷是以全天年享耄耋者爲難天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婦人主陰年壽恆不及男子故婦人之壽考者尤難 問諸嘉定友人而知張碩人之所以壽者在禮弟之妻不得謂之婦嫂不可謂之母顧有齒相懸恩相愛可以義起者閑孟先生無子彥逸先生以幼弟事之如父碩人之于姒亦嚴事如姑世之衰也婦姑反唇者有之

脩灑紛悅之禮而得之于先後之間不亦難乎敬姜不廢蠶織而教其子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而文伯卒以有聞今碩人勤
于女紅又教子孫以勤于學問有敬姜之風焉婦道母儀有如此者于是天
錫之以長生久視永爲女宗其理宜也昔之善事祖母者李密劉殷爲最著
密辭朝廷之命以伸烏鳥之情殷受神賜之粟以盡菽水之養西求懷無窮
之孝思而處今之世無可以致之於親者二子之高踪可師也豈必效毛義
之捧檄列潘岳之長筵而後足以娛親乎世之得志於時者拖章綰綬高車
駟馬以誇耀流俗不旋踵而重者膏鈇鉞輕者竄繳塞乃至盡室囚虜辱其
身以危其親西求卽伏處草茅安危榮辱較之不啻天壤碩人知大義安貧
賤諒不以彼易此西求於捧觴介壽之時誠一誦余之言知必爲怡然解頤
也

陳節婦歸孺人五十壽序

著雍涪灘之歲嘉定陳節婦歸孺人年五十以四月某日爲誕辰其子謙明
謁余而請爲壽謙之序孺人吾家女弟也不可以辭國家之制民間女子未
三十夫亡守節者年至五十輜軒之使以聞于朝而旌之烏頭雙闕崇臺綽
楔示表厥宅里之義以風厲天下蓋以詩三百篇女子之節僅一見于栢舟
劉子政傳列女以貞稱者不過數人而同母異父之服制垂于傳記以爲恒
事是則古今以此爲難矣婦人之早寡者或其舅存而芘之夫之兄弟攸助
夾輔之以持門戶育子姓猶有賴焉乃孺人之稱未亡則舅潮陽公已前卒
而相凌藉者即夫之親昆弟顧以子然女子當飄搖震蕩之日與其姑楊孺
人內矢冰霜外捍風雨抱三尺之孤綿一綫之緒卒能鞠育以成立而守故
業不替孺人之處此豈非其尤難者乎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祿位名
壽也婦人之祿位有待于夫若夫名與壽則其所自致者孺人之節從其所
安非有冀于名也而天下之美名莫加焉天之于人膏於此者豐于彼于孺

人既奪其偕老之樂必錫以難老之壽而今年始年及艾諸孫森立謙明杜門却掃守一經之傳以教後人皆已頭角嶄然風氣日上行見驥足之騁長路鷹翻之凌秋風祿與位之不能得之于其夫者必能得之于子孫孺人之後福當未有涯也二十餘年之間岸谷移易步改鼎遷而陳氏將墜之緒至今不衰益振孺人設悅之辰子拜乎前孫拜乎後振振濟濟爭獻壽觴追思當年零丁孤苦豈能必其有今日也此非直一家之慶余隣境踈屬亦不勝其喜且羨也而爲之書

翁夫人六十壽序

洞庭東山翁氏席氏皆巨族世爲婚姻余嘗至山中二姓之交與者頗多昔年席翁均禮五十友人索余文爲壽今屠維作噩之歲十月甲子爲翁之室翁夫人六十誕辰山中友人葉允文等復以壽讌之序爲請其言曰吾山中風氣醇樸男子多遠服賈婦人居家每勤于治生不習輕冶之容不尙華靡

之飾翁氏素有家教夫人有嫻于禮則于尊嫜謹紛悅礪觥之節于親黨勤
珩璜瑤瑀之間于子姓嚴考業庀事之訓于里閭著幽閒貞靜之儀于妾御
有螽斯樛木之恩又佐均禮翁建祠堂虔將享而祖先有所憑依神靈得以
妥侑惟夫人之淑德如是此其所以宜得壽考也余以謂夫人六十以前之
年已德之所致則既然矣而自耆而老而耄耄其將然者吾又于人之情而
信之親黨樂其珩璜瑤瑀之間則欲常霑其惠子姓服其考業庀事之訓則
欲長聞其教閭里重其幽閒貞靜之儀則欲恒瞻其範妾御懷其螽斯樛木
之恩則欲久存其主祖先生受其孝養沒享其嚴祀則欲永得其人人之情
慮無不願夫人之長生久視者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况又鬼神之所歡欣而
佑助者乎余與均禮翁交樂易近人真朴無僞蓋誠長者亦宜有賢配與之
偕老也設輓之日親戚賀于門子孫拜于堂筐篚錯陳絲竹齊奏翁夫婦對
舉兕觥以相頌禱誠家道之肥門庭之慶云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四

海禺裔孫曾祚訂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五

順德鄧 實校錄

遊林屋洞記

余連年再遊洞庭縹緲峰之曠石公龍渚之奇與諸招提聚落林木之勝遊歷殆遍惟林屋洞以水不可入終以爲恨茲以九月望前入山留止包山寺久之蓋欲待水潦收一遊洞中已而雨不止礮壑水益盛至十月十六日始與王生遊焉初至洞門解袍襪艸履短衣僂行沮洳中及洞則黝而深以燈燭先俯而入高裁四尺水深尺餘踞而徐移趾頭觸石足陷淖殊艱苦自力前且二十丈得一豁處始可小舉首以火燭四旁石皆嵌空玲瓏潔白如玉或有水涓涓瀉下有蝙蝠巢其中驚火而飛稍前又隘略如初入處水稍淺匍匐而入得一室廣可五六丈石尤奇或懸如蜂房或錯如犬牙又如簷水下垂其長者三尺許叩之聲鏗然于旁識姓名歲月焉左十餘丈不可入改之右命從者先曰可入則報我頃之乃蛇行魚貫入洞小而屈曲旁稜下脊

動輒見觸最深至一園洞有石柱當其前長三尺餘大可五六圍兩旁有罅而不可容足燭之無所見志稱洞有金庭玉柱此豈玉柱也耶旁有篆書隔凡二姓名漫漶不可辨時聞大聲如撞萬石鐘如發礮車視龍渚之下所聞噌吰鏗塔之聲者尤洪壯蓋洞門至此已一里所度在太湖底波濤激盪宜有此也乃復以次匍匐出始入時天晴朗及出洞雨師爲灑塵矣過佛屋更衣履還飲于空翠閣而歸按地志林屋爲道家第九洞天吳王使靈威丈人入取禹書春秋之末去禹治水時一千六百餘年而書始出豈禹藏書之後遂不通人間耶其爲神仙之府無可疑者自吳至今又二千餘年其間好遊者如謝康樂許玄度輩皆未嘗至及覽近世諸公遊記或窺而不入或入而未竟余乃窮搜查冥至此久留山中不虛也是夕秉燭記之同遊某人某年月日

善人周君旌獎記

古之言爲善者多矣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漢東平王曰爲善最樂此蓋出于中心之誠然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顧易有成名之言書有降祥之訓于是有好名而爲善者有求福而爲善者儒者之論惟取無所爲而爲好名求福則非之蓋志聖賢之學爲克己之功義利之辨不得不嚴若概以此律當世之人則迂矣爲善非空言必將有實事大抵須損己以益人夫損己之事誰肯爲之惟好名之心求福之念勝故或時出于此若病其好名求福遂并其善而沒之誰勸于爲善者哉洞庭山周君爾揚平生好義輕財力于爲善在青浦嘗造義冢以葬枯骸四百有奇起屋宇以貯客死之柩暑月給獄中婦人銀米帷帳在吳江葬水災溺死者百餘人在閭門贖歸急難鬻身之女解囊以救負債投水之人所至以濟物爲心損己益人之事不可勝紀吾何暇問其爲無所爲而爲歟其爲好名歟求福歟當舉世沒溺于貨利仕宦之途惟賄是求視民之阡危而不知恤銅臭之夫

知入而不知出視捐錙銖如剜其肉誰能慨然捐數百金以濟危難而澤枯骨乎有一于此在有司及大吏固急宜加獎使爲善者勸亦士君子之所樂爲稱道者也聞巡撫中丞及方伯以下皆給扁旌君而君之身與後人亦康強而逢吉蓋有其實而名自彰積其行而福自至非有意于好而求之者也馬少游言鄉里稱善人足矣伏波將軍爲名將晚年顧思少游之言欲爲鄉里善人不可得其母輕視善人哉山中人賀君之得旌獎屬余紀其事因書以貽之君其益勉于爲善可也

敬亭山房記

萊陽姜如農先生之寓吳門名其居曰敬亭山房其仲子實節屬予爲之記徐叩其名山房之意則以先生于崇禎間以給諫疏劾宜興相國得罪謫戍宣州衛宣州有敬亭山先生遂自號敬亭山人因以名其居也先生之疏已削稿大略言其弄權納賄引用邪黨朋比爲奸時嘉魚熊大行亦疏劾宜興

烈皇帝以二人謗訕大臣下詔獄榜掠嚴酷大臣力救得移刑部獄既擬謫
成復各杖之百垂斃仍繫之後一年餘始得釋夫始不知輔臣之奸故罪言
者然刑亦已濫矣已而輔臣自敗槃水加劍既伏其辜則劾者之言既驗宜
亟加褒賞而猶久錮之獄烈皇毋乃成見未化而吝于改過歟熊公每言及
先朝不能無恨而先生絕無怨對君父之心國亡之後猶不忘戍所以敬亭
爲號若曰我宣州之老卒也先生可謂厚矣甲申京師之變群臣攀龍髯而
上者二十人省垣惟新昌吳忠節公一人耳使先生在任其慷慨殉節必不
後於新昌旣已譴謫則遯于荒野亦可以自靖矣青齊故土已先淪陷故避
地吳中而居山房山房蓋相國文文肅公之故宅云夫宜興之敗也以受東
師之賄而戒關門守將勿得加一矢于是輜重兵馬安行出塞宜興誅死而
已無救于敗亡烈皇早聽忠言豈至是哉自甲申至今二十有九年矣先生
猶得以先朝遺老栖遲山房以盡餘年豈非幸歟先生之不忘先朝忠也實

節之求予記以表先生之節孝也予故推先生名山房之意而追及往事若夫池亭花石之勝不過文氏之舊觀而宣州之故實謝朓李白之風流又何足爲先生道哉壬子三月日崑山歸莊記

看桂花記

庚戌八月在嘉興桂花盛開遊賞無虛日因追憶數年中所見之桂歷歷記之吾郡則吳之諸山桂爲最盛靈巖二株以大得名元墓則四宜堂前叢生森列金粟滿庭旁近諸山桂千株顧山家以鬻花始放即落之遊人往往不及賞洞庭山則翁園席園而席園爲王文恪公手植二百餘年物也崑山則馬氏郊園徐氏山園而葉比部之繭園爲盛兩行十餘株高幹森挺飛香滿路太倉則王奉常吳司成之園花皆好而去城四十里地名嶽王市古桂爲尤絕一本雙幹垂枝下覆四望團團曾無隙罅去其一枝若小門然客始可僂而入下可布數席余嘗醉臥其下微風過之流香入懷落花成茵已而環

行其外得六十四步平生所見桂幹之大枝條之妍花之繁密無過于此又聞嘉定之鄉名眞如有古桂爲宋朝遺物扁舟百四十里特訪之一株特立大數圍幹如石而花不甚繁又其下荒穢無駐足處無錫有某園之桂豐幹成林丁未中秋顧景行蔣路然諸君携酒同遊而園主人則忘之矣松江則橫雲山之小園以邱壑映帶取勝在浙中則四明陸氏之桂井爲最奇神山之麓陸氏園平原數十株芬芳襲人一株獨聳枝條廻環密布直上二丈餘如井幹然余以隆冬過之但見其榮茂度花時必可觀也今年秋以觀荷至西湖留滯久之并得觀早桂石屋嶺之下地名滿家術者家家栽桂樹不大而花甚盛山游過之香數里不絕臨湖山莊亦多桂樹而小輞川數株尤佳余僅見蓓蕾不能待其花也還至嘉興桂始放其地多名園如朱貴陽之鶴洲曹司農之倦圃中庭皆老桂扶疎又禩植于水石之間高下參錯以取勝次之則朱任子之山樓徐正言眞侯之郊園徐園丹桂一株尤可愛余聞城

下有雙桂最古將以俞處士爲鄉導處士以爲道遠姑先觀四桂四桂主人朱文恪公之孫也未至一里飛香相迎入門則四株森列二株皆大二十圍鐵幹霜皮東西對峙西一株尤夭矯有蛟龍蜿蜒之象濃花滿林天香橫飛如坐廣寒宮也主人云頃爲大風摧折數枝飛廉之威乃烈于吳剛之斧耶要之古幹奇枝連蜷偃蹇其爲數百年物無疑有觀止之嘆矣還至鶴洲花尙未殘主人好客復爲桂澆留連醉二日明日倦圃主人復置酒餞別則花將殘矣吾郡之桂有早黃一種先放中絕者半月餘花乃盡放不久即殘余自七月下旬石湖上見桂八月初旬至嘉禾越今又二旬無日不醉花前蓋名園旣多種復不一相續發花故竟一月得坐臥香國也余之出門也本以觀西湖之蓮不意又得盡觀嘉禾之桂出于望外不勝快幸于是作看桂花記時八月二十四日

五遊西湖記

余之遊西湖凡五度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亦未有如今日之窮者也曷言乎遊之快昔年來遊皆值秋冬衰颯之際今歲自六月杪至武林寓湖上日夕對湖山之勝新秋氣爽荷花盛開時時載酒泛湖或好事相邀湖舫醉花湖樓玩月興闌則振屐南北兩峯之間探奧極曠累日忘歸遊覽之詩遂得數十所謂遊西湖未有如今日之快者也若夫遊之窮則一言而已盡欲歸而不能歸者何以言之吾嘗謂遊道有三有貴人之遊有豪士之遊有布衣之遊旌旆所向郊迎負弩候其遊縱供張夙具此貴人之遊也載寶而行傾財結客舟車絲竹不移而具此豪士之遊也恃其高名挾其長技王公倒屣羣彥捧杖此布衣之遊也而布衣之遊又有三有因人之遊有作客之遊有獨往之遊貴人作官資書記遨遊需伴侶則必以文人騷客自隨文人騷客遂得不費資斧而登覽山川此因人之遊也某所督撫藩臬守令或係門年親串則跋涉千里冀分潤膏腴登臨之事因便及之此作客之遊也至於獨往

之遊則貴人不敢相挈俗士不能追隨偶得宿春糧卽信意所之不顧其後
如余之駕一扁舟越四百餘里來觀西湖荷花豈非所謂獨往者乎不意羈
旅窮途至不能歸所謂遊西湖未有如今日之窮者也余固不作遊客地主
寡情亦無所恨武林士人聞其微名頗蒙結納至于筆耕諸長技平日所以
自給者到此邦乃一無可恃余因賃屋雇舟輿之費未足以償以書畫求售
亦竟不應遂不得脫身歸適紹興友人夏鹵均欲歸問余欲渡江否余念吏
于江東者亦有同社之友而形跡頗疎假使復爲杭州守則如之何且今旅
資罄竭亦不能復遊須附夏子之舟乃能渡江奈本以山人獨往之遊而更
爲作客之遊因人之遊豈其所願哉不得已則更與一二知己商之嗟乎進
退維谷行止難定遊至于此亦可悲矣八月朔秉燭記

傳硯齋記

戊申春余至嘉定嚴舜工洞庭山人而寓居焉舍余于齋中而請曰我六世

祖彰德守芥舟公有一硯傳于子孫今百年矣念先世之遺澤以傳硯名其齋請爲之記余數遊洞庭山悉其形勢風土人物峯巒千疊太湖環之地氣豐縉人多饒于財四民之業商居強半而學士大夫自王文恪公之後幾二百年可指數者寥寥芥舟先生奮起於貨殖之中而登科第仕至二千石厲清白之操惟以一硯傳于後人漢人之言曰遺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彰德公亦此志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傳器三代之鼎秦漢以璽及魯之繁弱衛之大呂傳之既久未有不失之者至若卿大夫之家或以劍或以笏或以書往往未久而失之然則非傳之難能守而勿失之難也舜工能守其遠祖百餘年之傳器且愛重之而以名其齋豈非賢子孫哉抑硯者文士之所用也舜工雖不能謝廢著之業而雅好文墨收藏前輩書畫尺牘以千計其殆將以鐵硯易牙簪乎士之子恒爲士商之子恒爲商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爲舜工計宜專力于商而戒子弟勿爲士蓋今

之世士之賤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諸生陷之以升斗逋賦輒禁錮鄉會試中式之士久滯不選而投誠者輒得官薦紳制于賤隸兩榜不如盜賊今日爲士之效如此尙欲令子弟弄筆墨治制舉之業耶吾願舜工嘗以此硯置之案頭臨摹古帖揮灑詩書畫以自娛勿使子弟磨墨吮毫作經義策論干進之具以爲硯羞此乃善用先生之傳器者也然則彰德公始以硯攻舉業而中第後居官而以硯理簿書非歟孟子有言彼一時此一時也已西春正月日記

謝鷗草堂記

吳之王勤中文恪公之後以善畫名及余與之交又知其能詩嘗取陸魯望裁詩謝白鷗之句顏其別業曰謝鷗草堂屬余記之其言曰草堂在望齊門外四十餘里村名永昌東西聚落煙火相接先是先君以世將亂買田築室于此爲避地之計亂後民多竄徙林廬蕪廢余爲治荒穢得還舊觀又佃戶

負租歸我以屋因得而廓之爲草堂陽山在其南自北迤西則虞山及梁谿諸山皆在望而前臨洪流俗名漕河以漕船所經也河之中波濤煙靄帆桅罟罾歷歷在目皆足供我丹青圖寫而數點閒鷗日夕相對尤似與主人有情興至吟咏欣然自得此謝鷗之所由名也夫草堂之景與夫營築之因勤中既自言之矣余于謝鷗之名獨有感焉物之忘機者莫鷗若也然人欲取而玩之則遠而不復至愴然去來浮沒于江湖之中亦可以無患矣余嘗在浙東附一武弁之舟見羣鷗聚于葭葦之間武弁語其下亟以銃擊之獲二雙以佐晚食因嘆聖王之世鳥獸魚鼈咸若若在亂世則江湖之鷗鳥亦不能安其生者今草堂所見之鷗乃得遊行自如爲騷人墨客之玩而無矰繳網罟之虞抑何幸歟昔者師曠奏新聲而元鶴翔舞魯人擊鐘鼓而爰居駭走物性之不可同如此吾不知鷗之性與彼二鳥者何如而草堂主人之吟咏鷗已習聞之雖復鏗訇其聲當不至駭而走也

周氏一門節孝記

立國以綱常爲重人倫之際有高行奇節朝廷例加旌表以彰令德以勸風俗史臣必書于冊是年節婦若干烈婦若干孝子若干人然一歲中舉天下多不過數人良非易得未有節孝並著婦姑母子濟美十年之中兩膺旌典如周氏之門者也節婦譚氏嘉定人諸生周道直之妻生一子鼎鉉年二十五而寡夫病彌留之際婦期以從死夫曰毋譬若指甲雖折猶可長也孺子在其善撫之及夫沒號慟欲死者數矣念易簣之言而止時節婦之舅以歲貢爲青陽司訓子婦皆隨任于是節婦遂扶襯歸江中遇大風舟欲覆節婦慟哭呼天風爲之息宗黨見節婦悲泣良苦欲令暫住父母家或少抒其痛節婦不可不歸寧者十有五年勤治女工上以供堂上甘旨下爲鼎鉉延師復日夕自督勵不怠卒以成立年五十時患疽疾且革鼎鉉之妻徐氏禱于天願以已代姑之身節婦遂愈亡何而徐氏病死節婦竟享高年至辛卯歲

年七十五而終而鼎絃之繼室楊所生之女復以善事祖母聞未嫁而殤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某具題節婦譚氏得旨建坊旌表給粟帛終其身十七年提學御史宗某具題孝婦徐氏孝女周氏詔旌母子雙孝嘉定故有貞烈祠祀國初以來節孝婦人辛卯歲節孝譚孝婦徐孝女周皆附祀焉人皆以爲宜周氏所紀節孝事實稱孝婦故富室旣于歸常取父母家之財以濟困乏父初有分及父沒無子嗣子皆攘爲已有孝婦遜避不較孝女初生時家人夢爲徐氏再世孩抱中見節婦則破啼爲笑長事祖母如孝婦之事姑也余爲孝婦旣以身代姑死他事固不必錄乃其取與之間皆合于義亦可以爲爲人婦者之則輪迴之說雖儒者不道如羊祜玉環之事載于史冊亦不得而廢也鼎鉉請余爲記余以謂節孝之事不宜沒沒也遂爲之書

太倉顧氏宅記

余在太倉寓居顧氏宅屋宇縱橫多不整飾無樓閣亭榭美麗之觀有地十

餘畝不植花木止勤課隸人種菜菽母失時方池環之恐妨水畜菌苔芙蕖不列其中余始見而笑之凡地貴鄉遂賤都鄙故城中有隙地多爲園林樹以名花累以奇石風臺月榭左右映帶以爲快意娛目之所惟郊外曠遠之鄉乃種蔬畜魚收水陸之所入以供賦今城居有十餘畝之地而主人不知爲此乃僅爲老圃漁人計耶旣而思之古者五穀桑麻菜蔬之外無他種植廬舍裁令蔽風雨不崇侈以故民富而俗朴後益淫靡豪家大族日事于園亭花石之娛而竭資力爲之不少恤夫麤祁章華阿房乾陽彼以天子諸侯之富及財殫民罷禍亂隨之况于士庶人家乎故豪蕩相高不至盡耗散不止今日吳風汰侈已甚數里之城園圃相望膏腴之壤變爲邱壑繡戶雕甍叢花茂樹恣一時遊觀之樂不恤其他嗚呼廢有用爲無用作無益害有益何其不思之甚也今四方方薦飢吳中往歲稔民猶不給使以築作之力用之南畝盡花石園亭之地易之以五穀菜蔬出主者營繕之費以賑貧民

于荒政不爲無助顧氏之宅不以彼易此其將以矯弊而厲俗乎抑主人之見未及此而與吾意適符也書以問之辛巳三月晦日崑山歸莊記

就閒堂記

錫山嚴佩之自乙酉之後棄儒冠築室遠郊奉其親居焉取莊子華封人之語名其堂曰就閒屬余記之華封人始祝堯以壽堯慮其多辱封人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下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則何辱之有夫居帝王天子之位天下無道乃其責也何云就閒哉吾謂封人初未知爲堯故言皆爾汝之其曰修德就閒者爲士君子言也士君子居無道之世而儉德避難退處江湖夫誰得而辱之今之世可謂無道之極矣衣裳而左衽矣人倫而禽獸矣彼夫喪廉恥敗名節日暮途窮蠅營狗苟以自取辱者何其多也南史于宋齊禪代之際載王琨之言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褚昭謂其弟淵明德不昌乃有期頤之壽豈所謂壽則

多辱者耶夫壽之多辱乃在尊官厚祿之人則士君子之道遙邱壑以盡天
年者雖皆亂世吾知免矣外無所營于事內無所繫于心于是而求進于吐
故納新熊經鳥伸之術白雲帝鄉豈虛語哉佩之之于其親可謂善禱矣余
既嘉其卜築而又善其取名之義故不辭而爲之記

已齋記

余以己名其齋客疑之相與問荅往復者數四因述其辭以爲記客曰子之
所爲己者人已之已乎抑已而已而之已乎余曰我之所取人已之已也客
問其旨余謂客試揣度之客曰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舜之贊堯孟子之贊
舜皆曰舍己從人老子曰爲人臣者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皆以己爲有我之
私故欲克之舍之無以有之也他書所言如奉己適己專己之類皆不以己
爲美辭齊公子元惡懿公謂之無己氏今子獨有取焉思之不得其說余曰
客深求之耳已齋者己之齋也猶言我之所居云爾何平叔少育于魏之宮

中畫地而處其中曰何氏之廬以爲外是非吾土也雖所畫之地猶魏之宮中亦不得已而寓其意焉耳余今客淮陰固非吾土也即歸吳中我所生長之鄉猶非吾土也駱賓王有云觀今日之域中是誰家之天下既身淪左衽之邦不能自拔不得已就其所居之處指爲己之齋亦猶平叔所謂何氏之廬也客曰子之言似矣顧前哲之訓曰素夷狄行乎夷狄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畫地之說得無少隘殆非本旨也子方潛心學道或者別有取乎余曰善乎客誠知我前此之云吾平昔之懷固然今名齋之意誠有進于此者我平日矯矯嶽嶽以節義自矜客氣也作爲古詩文怪怪奇奇惟恐天下後世之不我知好名之心也自詭他日建立奇勳偉績以匡國家以顯父母雖志本忠孝亦出位之思也以今觀之氣節非有他不過如處子之不淫耳文章士君子之一端皆不足以驕人事業存乎遭遇所不可必况自顧猶難當大任從此將進而求之除其客氣克其好名之心斂其出位之

思而強勉學問惟日孜孜求所以益我身心者致養其內而不求于外爲今日之所當爲而不計他年以己名齋蓋有取於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重脩天長縣學記代

三代之人才出于學校近世之人才出于科目科目之士雖未能如三代之學成而後入官然未有不從學校出者則近世之學校固人才之淵藪不可不重也漢高帝謂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陸賈曰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卒無以難是故戡亂以武守成以文不易之理也我國家崇儒右文受命以來郡縣學悉如故近雖裁省儒官減鄉會取士及弟子員之數此非輕視學校特以其過于冗濫而汰之所以責成學官使事無可諉不得不舉其職督厲士子使知不易得不容不進其業也誠使學官皆舉其職士子皆進其業則學校之中爲國家異日儲將相官尹之才備奔走禦侮之

用豈有既哉天長之有學其始不可考今之學宮則元之舊基後常遷于南隅未幾復故數十年不脩盡頽圯矣啓聖祠近有廢址縣令江侯司諱張君慨然以修廢爲己任首捐俸資若干庀材鳩工濠州司李黃侯繼亦捐俸若干張君又監工日號委諸生之能者董其事以某年某月訖工于是材之朽者易瓦甃之敗者完丹堊之剝者新堂廡門牆煥然改觀昔之廢址亦祠宇屹立矣凡用材木瓦甃之數若干爲金若干而人不以爲侈爲工若干而人不以勞春秋重用民力如城中邱築郎臺之類無不書皆譏也獨脩闕宮則不書以爲當脩也故詩人作頌以美僖公天長當衝煩之地又比歲多不稔而勤于是役獨以爲不可緩也抑邑中前此科第頗少明朝三百年登第者僅數人自國朝以來人文蔚起以余之不敏亦幸獲一第今郡功曹縣尹學博士諸先生勤于脩廢不憚傾橐告成之日率諸弟子釋奠于先聖先賢諸弟子其益思自勵大脩其業期無負先聖賢之訓無負朝廷養士之恩并無

負官長師儒獎成風厲之意從此人才蔚然奮興安知不軼前朝而希三代
歟余在都聞之喜甚是以爲之記而勒諸石以俟之

重建南翔寺觀音殿記

辛丑夏四月余以尋花至嘉定之南翔鎮寓南翔寺惺寂點公房一日其徒
清一摳衣再拜而言曰此寺殿宇向已頽廢今幸改觀我師實興復久欲丐
公紀其事以告後人未及踵門而公適至敢以爲請惺寂爲人脩雅好文墨
余故與爲空門友嘉其願力之宏遂考其興作之始末而記之寺創于梁天
監中時有鶴南翔之意後唐開成中寺廢而復興復有雙鶴至宋紹定中賜
額曰南翔寺國朝正統中巡撫周文襄公奏免其役而猶輸稅其後殿宇屢
廢屢復崇禎未正殿圯觀音像剝落且懼壓焉丙戌之歲惺寂聚寺中諸僧
而誓之以重建爲己任已有瓢鉢之資盡捐之又廣爲募緣又多方稱貸以
甲午臘月經始以戊戌四月落成殿高六十有五尺南北二十五步東西如

其數而加五步重塑觀音像莊嚴視昔有加前殿金剛像仆地鐘樓亦壞皆爲脩整之仆者屹立壞者堅固其材木瓦甃人力之數不能詳約費七千金問其費之所出則有督糧王藩司者以行部駐寺中見棟宇傾頽首捐百金以倡于是遠近大夫士相率鼓舞而本鎮士民施捨者尤多寺基一百四十餘畝僧以賠荒稅故日以不支有竄徙者惺寂以情訴於藩司藩司憫之時新遭世變民間賦額頗有更定乃爲請於撫院移文達部得永免其稅一寺數百年之苦頓除余于是服寂之才既又問寂衲子所需一瓢笠耳數千金之役于何緣而發此大願寂告余其故有二乙酉之變江南死人如亂麻即嘉定城中橫屍滿路南翔走海土孔道顧獨得全或言某將軍提兵至且肆殺略以大士現形而止然則吾與一寺一鎮之人幸得免禍豈非荷慈雲之芘哉不可不思所以報功德一也法門雖重禪誦亦賴象教起人恭敬心今之學佛者多談苦空鮮舉實事我將矯其弊二也幸賴十方協助空王默相

一刊
行
得以有成我則何力之有余於是不惟難寂之才又嘉其立心之厚用意之深也儒者之學每斥絕異教然卒不能滅明道先生嘗歎禮樂盡在此朱子亦曰他位下常有人陽明先生送湛甘泉序亦發此嘆今姑不必深言嘗思學宮頽圯有司及博士及諸士子謀修廢支傾艱難殊甚寂以一浮屠矢宏願興大役卒告成事此有足多者寂又以年及知命將遠塵世入深山捨有爲而證無爲使如寂者在吾儒門必能本人倫持名教也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五

海禺裔孫曾禧訂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六

順德鄧 實校錄

先妣行述

先妣秦碩人之沒也不孝祚明無以爲禮及再踰月不能葬而先人敝廬已鬻之他姓殯又不得久留乃卜以某月某日權厝于先曾祖妣費孺人之墓傍祔先考慮士文休府君之攢宮不孝祚明謹于擗踊之餘狀碩人之行曰碩人姓秦氏外祖伯寅縣學生外祖母王氏碩人年十三而外祖卒卽來歸十六而成婦三十七而生祚明祚明未生以前不可得而知然先府君在時嘗嘆內助之賢而以語祚明兄弟也謂我少時已苦貧賴汝母黽勉求之堂上甘旨無乏汝大父與汝大母中年頗不諧合汝母周旋其間皆得歡心汝大母遭痿痺疾飲食臥起汝母必親扶持與我同不解帶者累月此人之所難也我生平落拓不問米鹽微汝母卽安得如此祚明謹志之不敢忘碩人蓋未嘗自言也近者得疾始呼祚明語之曰我爲汝家婦六十年初傳家時

僅有田百餘畝汝大父好客汝大母好施與用不給我則竭蹶以供中更凶喪及訟事益不振至生汝時家無一畝矣我每舉子力不能雇乳母皆自乳汝太母病時汝兩兄大者四歲小者不滿一歲我抱之臥床前兒即啼懼病者驚輒以授婢媪寒夜坐帳中臥汝兄弟于懷手自縫紉舉家授衣畢方自擁敗絮或竟不得以後汝既長當自知之我凡生五男四女其五殤其三成入而先我沒今獨汝在也又窮困若此豈非命哉言已泣下祚明悲不自勝顧拭淚慰曰母勿悲母病必瘳天當報以晚福而今已矣痛哉病革時祚明跪請遺言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過之死復何恨又曰我與汝父五十餘年夫婦未嘗一言半辭失歡汝未能葬當攢我汝父之傍祚明固請訓辭曰汝年且四十不待我教但汝父素嘗教勅汝者汝未能盡行也勉之而已碩人天性恭謹仁慈歲時享先必誠必潔禮賓客無所愛待諸婦以恕處宗黨以睦御婢僕以寬于書通孝經小學舉動必中禮則自遭世喪亂盡室死亡

惟與祚明相依爲命勢苦禦窮甚于前時祚明比年多遊境外碩人自特門戶一切事處之皆當病中知求醫藥甚艱輒曰勿以一人故使一家乏食吾兒女雖有母顧樂依碩人嘗同臥起病且困數數顧諸孫而悲歎不能去諸懷蓋碩人之憐愛其子若孫無所不至死而後已乃祚明之喪碩人也衰麻幾不能具賴知交賻布僅能斂手足形此祚明之所以叩心號天如不欲生而不孝之罪死無所逃者也碩人生于萬歷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卒于辛卯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子孫詳先考狀中祚明哀荒無緒略述其所覩記告于當世之文人學士幸賜之一言祚明死且不朽

歸太孺人行述

太孺人姓歸氏封文林郎何諱爾昇之妻太原官府推官納郡學生乙榜陸愷武學生謁之母而先曾祖太僕震川府君之從女莊之族祖姑也崑山人父諱有達母徐氏以丁未歲二月八日卒其年閏月愷凶服至莊之門拜而

請曰先孺人有賢行不可以無述雖婦人之行不出閨門而子于先孺人族屬也敢以爲請莊不敢辭愷言曰先孺人少端靜婉淑通班氏女訓先外祖書生食貧力女工以佐母夫人中饋之事得其歡心旣歸文林公先王父尋卽世孺人以事母者事姑以佐父母家者佐夫子奉養無方勤苦爲生文林公數困省試坎壈侘傺孺人每多方慰之又教勅不孝兄弟勉以學行及子貴得地封謂可卽安爲樂而平生服敬姜之訓終不休其蠶織以娛嬉也服食儉素至奉祭祀供賓客必豐必潔自內外宗黨下及臧獲待之悉有恩禮外祖父母亡贈襚周至與文林公五十年相敬如賓文林之喪垂及小祥孺人無疾而逝距生于壬寅九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六莊聽之悚然曰嗟哉太孺人之賢也世之婦人愚樸不識字者不知女訓識字而不愚樸者又悖于女訓太孺人之淑質又聞女宗之教而守之所以爲女爲婦爲妻爲母能各盡其道也謹述所聞以附于何氏之家乘云

張鶴民傳

余少時聽先君子彈琴愛而欲學之先君子以其費日不許年二十餘得徽州琴師傳一調因其指示按譜自學二調三十餘又從一僧傳一調尋皆忘之後聞吳門有張翁父子善琴乃虞山嚴氏派欲傳之不果甲午歲余寓郡城張翁之子鶴民來訪時鶴民以母喪麻衣如雪余不敢問之去年戊戌余于洞庭遇兩琴師學二調自按譜得一調至郡城就鶴民而正焉余寓去鶴民居僅半里許日夕相過從見其撫琴動操體度閒雅音節和柔益愛樂之然鶴民不獨善琴也能畫能詩詩有集陶二十餘首渾雅無襲績之痕其爲人恂恂謹朴與之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尤敦內行母病割股和藥以進病良已父病亦如之入之所難能爲鶴民以爲常事聞者歎焉是則鶴民不止琴師亦不止詞人墨客殆篤行之士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記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故采詩可以

觀風審音可以知政以爲人之心術皆于是乎形焉後世詩與樂雖分爲二然苟發爲詩歌託之聲音其人之邪正純駁識者猶能辨之是故不可以僞爲也今鶴民之詩與琴何以能渾雅而和柔如此吾以鏡其心術之微矣孝弟慈良之心誠于中而形于外豈與世之詞客琴師同年而語哉余今年不欲作詩琴則僅僅三調猶未習熟終欲以鶴民爲師襄未知鶴民所彈諸操中亦有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者乎吾將從之學而得其爲人也鶴民名適嘉定人今居蘇州之閶門

陸翁家傳

乙酉之亂余遷居于鄉偶以事至城多寓城外族祖之家有陸翁者與族祖有葭莩之誼時時至故余嘗識之其人質朴類長者有時招余飲酒半出紙索書醉墨淋漓翁擊節稱快後余連年遊境外不數數見庚子春翁之子與洽來求余作翁傳始知翁已于乙未歲長逝矣于是慨然嘆人命之如朝露

不能常保而余之飄泊流離乃至故鄉所知死五六年猶絕不聞而愧哭野之誼闕然也世人之好誣其親者每浮稱妄譽惟以夸飾爲主不顧死者之不能受殊不知過情之譽君子恥之死者有知其必負愧于九泉也究之其人品行本末人盡知之終不因人子巫罔之辭更其月旦則亦何益哉今據與洽述翁諸事惟孝友敦睦篤于仁義如侍季父疾不解帶者月餘捐貲葬婦翁又周恤其子某與翁有連城破遇害翁爲撫其孤所後之產分以贍族治家有法教諸子以讀書勵行平居焚香啜茗好古書畫圖籍日披翫以爲娛庭前疊石爲小山旁植花竹飲酒歌詩陶然自樂所述止于此余與翁雖交淺然知翁故長者絕不爲驚世駭俗之事夫人既不在仕路則惟孝友敦睦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又何必飾爲奇行誣以盛德使生者疑而死者愧乎使翁之後人能守翁之教可以淑身可以保家則如翁者又曷可少哉翁名志前字仲瞻崑山人

論曰余嘗爲山中人作一殤子傳據某之文蓋以某爲忠信人不誣也後知某文乃殤子之父所僞爲余深悔之錢宗伯知之亦舉以相誚謂奈何輕信人言輒下筆哉如陸翁之爲人余固已略知其槩而其子所述事簡而詞質皆信而有徵知可免妄譽人之譏矣

路中書家傳

君諱澤溇字聞符廣平曲周人太傅大學士文貞公次子也官中書舍人宏光中公以漕運巡撫罷時南北隔絕金陵尋陷公遂避亂蘇州之洞庭山已而公南入閩君與兄中書舍人澤溥弟光祿少卿太平兄弟三人或從公羈宦或侍太夫人後卒皆流寓山中余入山獲交君兄弟旣君以省坟墓獨身北歸戊戌三月余在洞庭山聞君以病劇遣使迎家人五月復入山則君之兄與弟皆喪服知君以三月十八日卒矣得年三十二母妻昆弟子姪皆懸隔二千餘里病不得視死不得訣可哀也已光祿曰先兄天性孝友自先文

貞宦遊兄嘗奉母家居晨昏出入必謹于禮事長兄如父長太平二歲幼同臥起同師傅有推梨讓棗之風讀書之外無他嗜好十二能屬文十五爲學宮弟子員甲申之變年十八瞋目慷慨有馳驅四方之志乙酉起義不克託跡山中後事聞授今官兄性坦夷無競未嘗有疾言遽色好醫書嘗以經方活人而不居其功山中人多愛敬之始先文貞赴至一慟嘔血數升越數年卒以斯疾不起以醫濟物而已病不能自治命也夫余與君交不能如君之兄與弟之深然五六年前來山中周旋累日猶髣髴憶君言笑舉止蓋倜儻有才氣人合之光祿之言良然使天假之年必成偉器惜其懷壯志不展而鬱鬱以死也故因光祿之請而爲之傳

吳忠節公傳代

公諱麟徵字□□號磊齋嘉興海鹽人舉天啟壬戌進士授建昌府推官丁憂起補興化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猷以建言下

獄公上疏力救歷兵刑兩科後掌吏科庚辰大計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
矢志澄清略不假借時論快之故事掌吏垣者計事竣卽擢奉常獨公以失
執政意故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始陞太寺少卿時寇警且迫公以十二日受
事十五日奉命坐西直門十六日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公厲氣登
陴指揮守禦矢集如蝟礮落案前公危坐不動十七日公親督士卒以土石
塞城門宦寺馳騎城頭欲擅啟閉中樞密遣卒出城公皆不許十八日公以
重賞購健兒縋城殺賊頗多斬獲已而賊大至十九日丁未賊從德勝門入
公知大事已去距戶自經再爲家人救解二十日有降賊逆臣來招公勸說
百端公叱之去遂復投縶自奮而絕同鄉孝廉祝淵實殯公公與先文莊同
籍皆出李宗伯小灣之門相與最深濟生時在京聞報往哭則公已在殯矣
初公在諫垣見盜賊猖獗民生凋瘁屢疏乞身任危疆不許又請整飭江南
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將爲群議所沮而止賊旣陷

秦時督臣王永吉撫臣黎玉田鎮臣吳三桂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廷臣皆譁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誰任其咎公獨謂撤之便爲議數百言上之事卒不行夫南樞重任誠假以節制之權各路兵將有呼吸臂指之勢一旦北方有急飛檄四出勤王之師雲會闕下豈至有勢孤援絕之慮哉遼東戍兵崇禎初年經略臣有棄寧遠守關門之意是時方內安寧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故識者謂爲非計是漢棄涼州之議也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緩急重輕大異昔日矣急撤重兵歸關門爲畿輔聲援誠救時之良策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奧之急卒至強寇壓境外無虬蟬蟻子之援始議撤寧遠兵而相去數百里檄召未至而京師陷矣嗟乎嘉謀至計泥于老生之常談格于盈廷之瞽說棄而不用卒至敗亡可悲也南京贈公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祝淵字開美海寧人某科舉人以上書訟劉公宗建被逮已得出卒護公之喪以歸士論義之

吳孺人家傳

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惟節婦烈婦朝廷旌之始見稱于世不者雖賢不彰吾讀劉向列女傳有母儀貞順賢明諸類班范諸史所載亦不盡節與烈也然則今世有賢媛卽偕老考終苟其行事有合于古人之所稱述者亦不可以無傳也孺人王氏太倉人太傅太學士文肅公之孫翰林院編脩緱山公之女太學生吳某之妻也孺人少而至性過人翰林公歿以過哀得疾幾殆年十五歸太學姑季孺人性嚴毅孺人事之孝謹季孺人從姑姊妹歸家或至深夜孺人卽抱病必俟姑宴息而後卽安恭勤婉婉不敢以貴驕其夫家太學家素饒于貲後中落孺人不貽太學以憂治生勤敏而有法嘗晏坐自如而內外臧獲指數百各奔走效績不事俛拾仰取纖齋之爲而生產滋殖雖生長華胄而性儉約嘗坐一竹榻三十年不改所居樓傾側以木撐柱不脩治服御淡素見時世艷冶之粧心非之戒家人毋得倣效持身端謹足不

出闔閭笑未嘗露齒雖盛暑非整衣不得見諸媵侍也待子姓以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篤于友愛遇姻黨以恩禮其窮乏者周卹尤至于書通論語及通鑑每觀古忠臣烈士輒太息曰使我爲男子當其時亦如此矣生子三人世睿以貢入國學世澤舉于鄉世猷諸生皆以文采知名于時孺人年七十四方之士與三子交者爭登堂而觴焉其年以病卒病且革出家訓一篇示子姓始知孺人平日所以持身治家事尊長相夫子教子孫者皆在于此方之前古列女傳所稱者無愧焉三子見屬作傳據世睿之狀及孺人弟太常公所次事略掇其概而書之贊曰嘗見世族女子多倚門閥以自驕貴不嫻內則陰教闕然如吳孺人之孝謹儉勤可以風矣或言婦人不必讀書識字未爲通論班昭著女誡詩書稱爲一代女宗非耶孺人之述女訓庶幾其遺範歟

姚文毅公傳

公諱希孟字孟長別號現聞蘇州長洲人萬曆己未進士撰翰林庶吉士公
生未週歲而孤母旌表節婦文氏閣學文肅公之姊也公與閣學雖甥舅而
年在肩隨少相得才名相埒公中鄉舉後於閣學且二十年而先登第後三
年閣學遂魁天下一時皆爲人望所歸蒲州南昌主教習皆器重公凡社稷
大計每就公諮焉光廟不豫內醫崔文昇視疾無狀楊忠烈以禮垣抗疏請
按治商於公而後決天啟初起廢籍諸名賢趙忠毅鄒忠介王莊毅馮恭定
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魏奄方用事於中內外有不兩立之勢鄒公馮公建首
善書院於京師招公往公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
需乎已而群小之謠詠果興二公尋去位閣學及王公先後以直諫逐公歎
曰禍將作矣因請假歸久之奄勢愈熾公與閣學日夕嘆憤巡撫中丞周公
引賈彪事勸公入都公乃入觀變亡何以削杖歸中途而得報削奪矣其明
年緹綺至吳逮周忠介激士民之變事聞內疑有主使或傳將歸獄於公及

閣學公臨止水以待亦竟獲免崇禎改元起春坊贊善尋以庶子充講官蒲州亦再出逆案之定執政博訪羣僚得之公者爲多於是小人多側目公矣時烏程以爭枚卜事恨公有後言長垣太宰素非清流與之比而排公公有經濟才在講筵久羣小慮公受知主上且大用益忌公庚午以宮詹典北闈榜發稱得人而羣小借武生冒籍事間公出爲南京少詹事公至南以病歸歸二十年而卒公局量恢廓才識通敏見萬曆以來數十年邪正消長之勢欲以寬大持之雅以裴中立韓稚圭自許其於世務凡人才兵農河渠漕屯之事無不講求嘗語當路諸君子宜先實事後虛聲故勢皆以救時之相目公謂一旦柄用必能消朋黨之隱禍濟國家之艱難而不幸爲小人所擠不得展其志見其才其後閣學宣麻天下稱慶而公竟排擯以死士論尤深惜之壬午公子宗典訟公前事天子感悟追贈公禮部右侍郎南都謚文毅公爲文章博大雄傑略如其人而詩春容雅麗有館閣風度所著集八十餘卷

行世宗典壬午孝廉與弟諸生宗昌才名久爲世所推乙酉之後皆固窮不變稱象賢云

朱少師傳

萬曆天啟間遼左發難征調煩苦海內騷然于是奢酋反蘭州安氏踵之反水西陷州郡戕官吏縱橫蜀黔七八年卒定其亂西南帖然二十年無事則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右都御史總督五省軍務朱公之力也公諱燮元字懋和別號恒岳紹興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評事遷寺正出爲蘇州知府轉廣東提舉副使歸省家居十年起陝西按察使分巡隴右遷四川右布政天啟元年藺酋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因應調援遼出兵重慶乘釁殺巡撫司道等官遂以重慶反一呼得二十萬衆將分道寇成都時公方以入覲就道矣蜀王聞變率士民出城遮道留公公慨然以討賊自任遂反旆治兵城守二十餘日得勝兵七千賊尋薄城下公誓衆登

陣乘賊懈遣死士斫營多所擒斬內誅奸細外用間誘賊驍將來歸賊計始
審成都受圍凡百日明年正月援兵大集賊解圍去攻叙州時朝命已擢公
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專委以討賊公率大兵兼程追勦定叙州復重慶賊乃
渡瀘水去以餉乏不及窮追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
遂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賊誑扇諸夷謂已得成都水西安氏
者與蘭接壤世相仇殺宜慰司安位幼弱支庶安邦彥擅政聞蘭已得蜀亦
欲乘間據黔遂反於水西二酋解仇相結互爲唇齒會黔撫敗沒於大方奢
崇明子寅最雄狡乘勢擾蘭公立賞格購降夷授之計令密圖奢氏而自率
師出遵義爲黔聲援朝廷晉公兵部尙書賜尙方劍改撫貴州節制湖州雲
廣五省軍務公大治兵分道並進而所遣降夷斬奢寅首來獻公以崇明不
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尋以父喪歸公歸而黔事益壞崇禎二年仍起公撫貴
州總督如故公受事則具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而與之更始於是選將練

兵募人屯種爲久駐之計而復遍歷險隘周視形勢尋洽滇黔蜀三方進勦而自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賊抵赤水公令守將佯北誘之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奮擊賊遂大潰臨陣斬崇明邦彥餘賊及遠近諸夷復擁安位以抗王師公度水西山谿險阻多瘴毒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近城地焚其積窖斷其樵牧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要以四事必悉聽從乃許安位唯唯遂率諸夷四十八日納款而黔人不樂罷兵復起釁相讐殺公立誅首亂者數人乃定九年移師誅五洞叛苗益翦水西羽翼由是黔中得遂安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皆設亭障通商旅如內地矣方藺州初定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不可惟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衛而內四里深險磽瘠者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世爲藩衛及安氏之亂公旣破降之力寢郡縣之議因上奏言制夷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日九司之地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六

所近控夷地遠聯滇蜀煙火相望部曲相保吏必不敢爲寇而諸將士身經百戰皆願尺寸以長子孫宜卽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上便宜九事文多不載上從之龍場壩者在蘭州水西之界二酋嘗爭此地奢氏敗水西假之以居會蜀人爭功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力言不便謂內激蘭夷必死之鬪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讒者謂公曲苴安氏天子亦疑之詰責數四有旨行勘而公持議益堅及勘地界卒如公議安位死無嗣朝廷又欲用兵郡縣之公復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畀分守詔竟從公跡公前後條奏深得古王者馭夷之法當郡議沸騰而力守便宜不以利害毀譽動其心真社稷之臣也劉念臺先生誌公墓謂公沉毅如韓魏公練達如李文饒將略大類趙營平誠然哉公自爲評事至方伯所至皆有善政士民德之茲不具論論其武功之大者如此朝廷錄公功累加三少蔭錦衣二人戊寅卒於官天子震悼賜祭葬如禮崇禎中封

大臣如公之恩禮始終者絕少然論者猶以爲功高而賞薄也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六

海隅齋孫曾祿訂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卷之七

順德鄧 實校錄

恒軒箴

余生平學多作輟因以恒名其軒爲箴以自儆

天地貞觀日月代明惟其有常萬古不傾於穆不已維天之命降衷于民是日恒性厥性維恒學亦視此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成湯日新文王緝熙學而不厭是爲仲尼立志既定持之以久斯須有間神氣不守迷不知往有時改移既識其途夫又何疑譬彼山林前哲啟之坦坦康莊小子履之流沙崑崙程途萬千西轅不止終造其巔卽不自力或鼓或罷中無駐足不登卽下下將焉之泥塗荒穢邈矣雲達嗚呼不再學已過時母或不勤我今自誓敢告天君

蔣路然遺像贊

古衣冠端風度飄飄欲仙者誰歟嗚呼吾亡友路然也孝友出乎其性文章

賦之自天孤情映月豪氣凌烟金石之交垂二十年評論書法唱和詩篇狂
飲斗酒玉樹風前懷才而阨于草芥賚志而入于重泉今覩斯容余心愴焉
猶幸世澤之不衰而遺詩之足以傳也

施節婦贊并序

節婦姓施氏陳慈錫之妻施元會之女也松江青浦人二十一而歸未朞而
夫死無子節婦獨居一樓勤女工者十年以葬其夫遂不食而死

贊曰殉夫而不克襄事其誰能訾議守節以盡其天年世猶稱其賢嗟哉施
氏獨居晝哭誰續誰似竊其誰爲未可以死辛勤十紀送之蒿里畢事而絕
潔身入穴篤其節久其烈嗚呼匹婦人之傑也

先兄司諭君像贊

嗚呼此亡兄爾復先生之遺容也平生孝于親友于兄弟篤實長厚有古君
子之風爲鄉進士十餘年未嘗有半頃之田一畝之宮父母兄弟子姪嗷嗷

三十口賴一人竭蹶以供是以終歲馳驅卒不能振其窮晚爲祿仕不幸罹探丸之禍雖人事之多違亦天降之鞠凶其象昂昂其度雍雍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而又非考終悲夫

王大癡像贊

昂其首睥其目舉觴而望青天者是爲王大癡其名斯義其字墨池昔畫史黃公望稱黃大癡吳人讀黃與王同音王則加三畫以別之余因呼墨池爲三畫王大癡其癡奈何吾見其一飲千鍾解醒百卮狂呼大叫跌宕詭奇有時如長鯨吸川一口欲盡有時如玉山將崩不能自持營糟邱以終老遊醉鄉而忘疲我之所取于大癡者如斯昨與余藏鉤酌巨觥于前約曰負者跪而飲之已而連敗顧逡巡瑟縮膝欲屈而終慮人嗤擊脛俯伏雖淳于先生之所憚今直戲耳何嫌何疑狗竇相呼騶車對飲達人高致何所不可而猶拘拘于形跡爲余病其癡癡未甚也今將貶其大癡之號而更之曰小癡數

日之中乍大乍小一予一奪此猶煩擬議要之癡之一字確然而不可移抑
今人亦呼我爲歸癡癡須有癡之識癡之胆癡之才然後加以大癡之名而
不得辭王生醉而癡歸生醒而狂其爲癡也尙有差等雖然我將遊于酒人
捨王生其從誰

吳翁遺像贊

遊不必江湖潛不必名山置身花石意度間間其治生也維艱其居家也有
閑又得賢配而偕隱于石浦之灣至今幼孤之子猶寓明發之懷于衣冠狀
貌之間嗟九京之不作惟松柏之長攀噫

沈翁遺像贊

吾昔交翁爽直者其性端穆者其容孝友敦朴有古人風良時吉日酒綠花
紅往往偕素心知友極歡盡醉而卒不改其溫恭託青囊之業以救世且欲
追越人而繼倉公尙不知其少年豪興足跡遍于域中北至中州河朔南歷

越楚黔滇名山大川奇觀勝蹟皆接之以目而羅之以胸豈特方技之傑蓋亦處士之雄乃未老而厭世典型之歎能不傷心于孔融也哉

孫昭令像贊

邈華胄自伯符問里居近鴛湖一斗酒萬卷書生亂世聊自娛以戴笠傲乘車以躡屩驕垂魚隴上耕蘆中漁天地閉安窮廬有童穉庭中趨驥之子鳳之雛春雨足草不枯樂矣哉此潛夫

翁君家像贊

形秀而曜神舒以怡儒雅之度煙霞之姿吾嘗交其人溫溫乎其蘊藉淡淡乎其冲夷不問家人生產日彈琴而賦詩是宜置之邱壑之間想見其擲地金聲衆山皆響時也

許星瑞像贊

如玉之容其神能守如蘭之氣其質能久寄興于雲泉怡情于詩酒處濁世

而不損其潔理塵務而不染于垢既樂且康亦殷以阜吾嘗遊于山中與尊府君爲友獨未識子而今得覩斗儀一以卜子之能世其家一以慶吾友之能昌其後也

錢巖燭像贊

烏衣之子無紈袴之習白雲之才挾青萍之氣入袒裸國而列衣冠于前覩麗人容而手書史不置歌嘯雲木馳騁文藝讀其詩詞更挹其標格倘所謂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者耶

居名山之麓與泉石爲侶室之所有爐篆茶香耳之所聞碁聲鳥語享耄耄之年而顏猶嬰孺處哀亂之世而人則太古在塵肆囂雜之間而名賢高士之興遊處翁有此三反而有令子穉孫前拜後舞月夕花晨壽杖清醕翁其君家仲蔚之流而與赤松爲伍者耶咄哉吾宗我我其冠秩秩其容眼如望羊形若睡龍痛飲則一石千鍾高歌則嚼徵含宮左搔背之仙姪右斷袖之

妖童用也。以意而適觀故髮鶴而顏紅。于是採杞菊撫怪松斯居天隨之里而
有其遺風者耶。

王元珠先生像贊

有人在野掉頭伸眉嶽嶽嶷嶷偃仰山泉致高以幽神靜以齋閒其壽年孫
能御矣拱立翁之側伊何人斯再立于朝人憚其正色首擊元凶而得禍獨
輕者神明與直已。帝命典獄闕于奏當以不安厥職正直忠厚心如其貌
一以報國種豆藝瓜閱四三年嗟哉舊德今日何日不位公于王庭而俾家
食。

顧玉書儒僧道服三像贊

立人之極與天地參儒者之道也。吾黨誦儒言行儒行其衛吾道而闢異端
宜如築石堤以障洪流之瀉顧君圖其像乃不惟儒服而兼取釋道何爲者
吾知其不得已而託焉學初非惑于岐途貌不妨于兼寫佛老俱爲異教而

先儒攘斥尤嚴于佛蓋惡其以異域之說亂中夏今中夏而皆異域矣天地鬼神且無奈何其何敢以一人易天下于彼于此何取何舍爲異爲同孰眞孰假余亦嘗命畫師圖其形頭陀而道服左書劍而右杯罍或笑其顛狂或悲其牢愁或取其瀟洒今覩君之圖意者肩可拍而臂可把乎

錢梅仙像贊

子之丰兮峨冠道服君子之容睥其目似有懷憤于中黯其神殆若怨天醉而悲人窮世俗之見首陽拙而柱下工目子之才顧不屑于時窮年俛首而訓蒙子故非今世之人也宜其據稿梧挾異書懷寶劍而浪跡長嘯于江湖之滌蘆荻之叢

尤展成像贊

爛爛其目便便其腹錦心繡腸咳唾珠玉廊廟之材小試孤竹天遂其高遽歸林麓水哉之軒鑑湖一曲垂綸其中嚴灘遺躅高堂耄耄養何必祿江魚

入饌清歡已足鴻飛雲逴蟬蛻塵俗冲襟素尚視此尺幅

袁節母像贊

夫婦之倫從寬自古服制有列同母異父人皆守節共姜誰數惟不盡然所以有取嗟哉貞操吳門袁母少失所天獨持門戶育此遺孤拮据良苦以至耄耄安于終窶士林交頌遍于海宇世有中壘當傳列女松筠之姿于今得覩敢不肅敬栢舟遺矩

祭陸孝子鍾烈婦文

紀略附後

崑山歸祚明以乙未春二月卜居城東南門之內當陸孝子鍾烈婦墓之南嘗覽縣志茲又訪之守冢者知孝子烈婦之事悲其志仰其人乃以疏殺樽酒酌於墳土爲文以告其辭曰

天地得人三才始備何以爲人綱常節義人倫之際苟罹大艱鴻毛視身斯爲泰山於惟孝子其新孔嘉得妻失父生我謂何死能全父 天子之恩不

數緹縈不羨吉玃嗟哉烈婦臨別誓言居者行屍往者遊魂日望喪歸翁果來止身死心安妾亦視此嗚呼壯哉孝子烈婦人誰無死死而不朽垂三百年荒邱獨存名教不泯守家有人祚明賤士飄泊江潭近得栖止乃在墓南亂世末俗倫斃綱絕如君夫婦名且堙滅私心所欽陳詞舉觶以慰幽魂以詔後世尙饗

陸孝子名安崑山人烈婦鍾氏洪武初孝子父坐罪當死孝子婚甫旬日語婦曰父當刑將以身代之我死汝其改嫁婦曰君能爲孝子妾獨不能爲烈婦耶孝子遂至南京上疏願代父刑 上廉知其情憐而欲赦之以開國之初不能廢法孝子遂代父斬于市其父出獄收孝子之骨以歸婦猶未識翁問事始末知其骨爲故夫也于是成服設祭祭畢自殺墓今在城東南隅四旁皆廬舍後人無聞焉守冢者亦姓陸氏偶居墓傍非其裔也

冬至祭祖文

維宏光元年十一月甲子孝元孫孤子祚明敢昭告于五世祖考高曾祖考妣云云之靈嗚呼憶自秋分告祭先孝諱某主之忽焉冬至屆期祚明代之嗚呼痛哉自九月四日先考卽世祚明哀痛方新斬焉衰絰未敢輒告祖廟恐瀆神靈考諸古禮則三年不祭于家揆之人情何一日敢忘其祖爰推近制仍酌時宜不因孫子之凶矜遂廢祖先之將享茲者霜霧嚴凝心神悽愴顧先考猶在殯亦祖宗所深恫祚明雖欲奉牲以告修其豐備之儀其如帶絰而入不勝哀素之意况地陷天傾之日當人亡家破之餘昔雖載主以出宗祐僅存今尙并室而居几筵未備以至汙樽土簋之不具牲牷庶羞之難全禮合從權事姑量力是用合陳五簋并行三獻投苴杖而稽顙敢云卽吉易斬衰以素服亦不純凶菲薄之罪莫逃委曲之情可鑒長兄昭遠遊淮甸未卜存亡次兄繼登薄宦浙西近得凶問祚明不忍歲事有闕遂以支子攝

行輟哭致齋含哀將敬伏祈靈爽享此精禋仍以先叔祖某某祔食尙饗

祭楊子常文

嗚呼子常先生死矣先生享年七十有九亦可以已矣世運之變少壯而慘死者不可勝數先生登上壽而考終命不可謂非多受祉矣先生嘗艱于似續今已有六齡之子矣死者可以無憾生者可以無悲而莊之聞凶問哭諸寢而淚不可收者其別有以莊年二十有五得交於先生自定交以至于今年又如先生之于莊也投分則雷陳忘年則孔禰所以氣相服心相印披卷相對彼此怡悅而不可以言傳者經義之知己先生選制舉經義年自洪武至崇正而止文自程墨及科甲行世及秀才藏稿博搜精擇敲骨及髓文數十百萬僅收四百餘篇而猶以爲侈嘗言某某名滿天下又平生至交不能少假借而猶醉心于愚鄙先收其四而又取其五六云須略更字句而入之耳先生于莊之文其爲知己也如此莊雖不溺于制舉文而爲諸生時頗

欲其盡美平生交遊盡名士顧能知我者不多屈指有司獨希聲知交則維斗蘊生麟士然未有如先生知之深而言之旨十數年來諸君子或取義成仁或安時處順皆已爲鬼獨幸先生存歲一再晤輒縱談文字以爲樂何圖先生遂一病而不起嗚呼哀哉先生旣沒文派少傳永嘉之末不復能追于正始况尙武之世科目行且廢我知先生所選之文必將付之一炬投之流水至若先生之家事非朋友之所敢與聞而心竊爲之唏先生鮮菘功強近之親至老死而子獨無倚有妻之姪百事賴之聞近日已先朝露猶幸其子以女字先生之子孩抱之兒庶能扶植以有成而逝者之魂魄可以少慰于蒿里嗚呼哀哉蒼蒼虞山渺渺巴湖哀幽魂之不可扳空寄情于些只素車白馬之誼吾敢希夫古人聊詞以達我之懷而進瓣香于靈几嗚呼尙饗

祭錢牧齋先生文

嗚呼古之所謂不朽立德立言與立功故有宋一代之士歐蘇之文章遂與

程朱之理學韓范之勳猷並美而比隆百餘年來文章之道徑路歧而蕪穢叢自先生起而頓關康莊一掃蒙茸知與不知皆曰先生今日之歐蘇兩文忠先生之文光華如日月汗浩如江海巍巍如華嵩至其稱物而施各副其意變化出沒不可端倪又如生物之化工殘膏剩馥霑溉後學使空空者果腹俛俛者發蒙文章之有先生信八音之琴瑟笙鏞而五采之山龍華虫先生于一代首推先太僕公太僕之文初爲同時盛名者所壓而不大顯先生極力表章忽然雲霧廓清白日當空小子某始也昧昧及門之後薰炙陶鎔始知家學之當守而痛懲夫忘庸二十餘年談經問字庶幾侯芭之與楊雄嗚呼而今哲人萎矣誰復爲我指其迷而啟其蒙先生通藉五十餘年而立朝無幾時信蛾眉之見嫉亦時會之不逢抱濟世之略而纖毫不得展懷無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迂才拙心壯頭童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談讌從容剖腸如雪吐氣成虹感時追往忽復淚下淋浪髮豎鬢鬆

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賚志以終人誰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嗚呼我獨悲其遇之窮先生素不喜道學故居家多恣意不滿于輿論而尤取怨于同宗小子之初拜夫靈筵也頗聞將廢匍匐之誼而有意于興戎哀孝子之在疚方喪事之縱縱雖報施之常人情所同顧大不伐喪春秋之義虐烝獨者箕子所恫聞其人固高明之士必能怵于名義而渙然冰釋逝者亦可自慰于幽宮虞山崔崔尙湖瀾瀾去先生之恒幹森舉于雲中哀文章之淪喪孰能繼其高蹤悲小子之失師將遂底于惛懵自先生之遺疾冬春再掛夫孤篷入夏而苦賤患就醫于練水之東嘗馳問疾之使報以吉而無凶方和高詠以自慰豈謂遂符兩楹之夢忽崩千丈之松嗚呼手足不及啓含歛不及視小子抱痛于無窮跪陳詞而薦酒不知涕之何從尙饗

祭葉崙生文

嗟嗟崙生胡遽至此春秋鼎盛一病而死十載明經僅登乙榜得雉失盧博徒怏怏冰霜凜烈車馬罷勞歸始踰月鬼伯相招嗚呼哀哉惟某與兄通家世契二十餘年金石之誼知我困窮周急時有朋友之交于我獨厚我有八喪纍纍孤露負土艱難將伯子助惟兄好義先有此心慨然首倡捐四十金哀荒之中諸事未飭復命紀綱佐之經畫高義大德我無以報作善降祥豈幾天道何圖一旦爲岱宗遊生存華屋零落荒邱兄入燕臺我往淮濱同舟月餘兩袂始分嚴冬殘臘子歸我出正月我歸聞子已卒入門不見涕下淫淫追思長別乃在淮陰嗚呼哀哉子工奕碁至輒對局橘州歲年何乃獨促子善飲酒見則開樽醉鄉日月不令久存一子呱呱猶未成立故人見之能無雨泣平生交誼從此已矣手奠三爵靈其歆止

祭族父元卿文

維重光單闕之歲五月丁丑朔越幾日某甲子族子孤哀子某謹以隻雞絮

酒之儀致祭於文學元卿族父之靈自族父之亡踰月而某始聞訃時以侍先妣疾不遑赴吊亡何而某有削杖之痛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則往哭之言兄弟則父行可知故敢追致其哀情于族父族父之于某其屬疏矣相去數十里亦不數數聚會而情特親始族祖司寇公方赫赫時我崑山之族爭奔走嘉定及司寇公歿遂裹足不往獨我父子兄弟相往還至先父先兄卽世而同邑族人自大功以下者視某如路人或如仇讐而族父于數十里之外時見記存知其窮困之狀每爲之蹙額以其性狂傲忤俗慮不免于亂世則加之規誨如是其愛我厚也已丑春登族父之堂而觴陳淑人庚寅夏淑人沒而唁族父于苦次方嘆賀吊相隨之速豈謂族父亦遂溘然逝也當族父執喪毀瘠過甚或以滅性爲憂諷以飲食之間少假借拒弗納某見族父力行古道不忍以細人之愛傷孝子之心豈竟以毀危其身耶全卿族父來訃之辭云自去冬一嘔成痰遂奄奄不起昔阮嗣宗喪母一號而吐血數升

彼直情而徑行者固然族父禮法之士哀宜有節豈亦復爾耶嘗謂族父德器醇美文才宏贍他日當繼司寇公之業而今已矣族父嘗謬許以能文謂先司寇尙無行狀平日執筆多所記而未成文終當以相委又言擇地未得猶不克葬蓋族父之欲揚親之美而安其體魄皆慎重不敢苟若知其身之遂先朝露豈能無後時之悔哉今襄事有全鄉族父在而狀司寇之行以上史館而垂後世者則某之所不得辭也死者有知或可以無憾嗟乎以族父之才且良蔚爲一時之彥而志業不成方壯而死遺孤煢煢未能典謁入其室披其帷昔日飲食笑語之處依然在目而不見其人在朋友知交猶爲之哀悼出涕况于同姓而尤親厚者情之痛宜何如卽欲執三年喪不吊哭之禮而有所不得也哀哉尙饗

祭少司寇春陽族祖暨三淑人文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春陽族祖暨元配繼配誥贈封淑人龐氏徐氏

陳氏族祖母以今年臘月五日葬于嘉定縣三都之祖塋前三日崑山族孫某謹以瓣香束帛告于靈輻吳無他歸同宗別族崑嘉之族實推近屬昔我太僕一代文宗自他有耀在司寇公公之立朝履冰臨淵其清如水其直如弦自靖爾位中立不倚不阿正人何況鼠子起家中翰擢入諫垣歷陟寺司以至納言高名彌彰清風穆然奄人柄國致政歸田獎成後學爰多吉人賦役諸事鄉里歸仁門內之行孝友敦睦及我祖父情好頗篤祚明生晚親炙不逮聞諸先君古之遺愛公之大節國史載之公之盛德鄉邦戴之維三淑人悉皆名族里閭宗黨稱其賢淑昔年于陳曾瞻今儀方賀難老尋痛長辭陳有令子有聲儒林哭母而亡聞者傷心窀穸之事幸賴家督拮据盡瘁坊堂夏屋孤孫煢煢亦殫其力兩世經營千年安宅祚明自愧貧賤羈旅匍匐無能執紼淒楚族父衰年族弟未壯世德之門雍睦爲上朋舊姻戚誼篤亡友哀此孤兒維持左右古所難者處人骨肉漢史美談惟有田叔所願羣賢

踵彼高蹤先張後脫互解冰融在我族父益敦孔懷人雖多言亦勿嫌猜自
茲以往安于無事雖在九原亦受其賜司寇淑人魂魄既嘉庇爾子孫克保
厥家尙饗

祭吳母王夫人文

嗚呼夫人弈奕高門太史之女相國之孫相攸延陵歸太學君婦道母儀令
淑有聞婦道惟何列女是則恪勤乃事酒漿蠶織敢因世族雍容驕貴蠲潔
滌滲虔肅供饋傳子一經黃金不如太學之教夫人相諸明經孝廉秀才諸
科一門群彥聲華孔多天衢高步庭闈斂足儼若朝廷母儀之肅在昔少君
既歸鮑宣共挽鹿車操作而前文伯之母婦工不廢庭誨諄諄脩其職事千
古美談稱爲女宗夫人懿範實與比隆族黨闡闔以爲法式終享高年福稱
其德諸子色養板輿輕軒佳時吉日遊覽家園今年夏五七十良謙遠近親
串登高酌獻夫人樂之顧語子姓惟孝惟友克施有政世不足戀乘雲上仙

安時處順復何憾焉夫人之亡聞有異徵爰及襲舍顏色如生生不佞佛正氣稜稜果有天堂斯人則登末俗浮薄略于倫理騷鼎鼎鮮克由禮茲聞大事必誠必信諸孤之慎夫人之訓某等孔李通家雷陳夙契齊母猶晉同盟之誼賀吊相隨誰不悼盡況于入門聞孺子泣一尊之奠薦于靈爽敷祚陳詞尙其來享

祈雨告府城隍神文 辛巳

某年月日某謹再拜上書蘇州府城隍大神臺下今天下自徐兗荆豫江淮之間頻年皆告飢矣京師漕輓恃江以南去年常州鎮江蝗茅茨俱盡民至糞土以食本群幸無恙以他方爭來告糴予弗禁米遂少自冬迄夏價益增踴貧民不支官爲餽粥以食飢者尙不能全濟嗷嗷之心望今年順成切甚乃自夏四月不雨盡五月不雨穀土皆裂江河之瀕若下田得田桔槔以溉財力之費猶蓓蓓于常高原長畝必資細流則往往皆涸農夫束手咨歎人

情慙惶以爲更旬日不雨大無禾矣歲無恙民尙不能自存無禾禍且有不可言者夫守此蘇州數千里之士爲此八州縣億萬人之司命者人則太守神則臺下今太守以旱故祈請甚力臺下何忍坐視而不之恤乎竊意臺下之神威慈惠覩萬民之皇皇必惻然思振救所以雷而不作甘雨不降者或臺下託于位卑力微下情不能專達上澤不得專施故也愚生以爲即不得專有足以利民者幽明異路其理則一請以人道言之四方有災祲所在州若縣必以聞于郡守矣郡守以其狀上之監司監司上之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上之天子天子乃命之撫循加賑恤焉民于是乎得蒙其澤如郡守聞之而不以上告或告不以實使主上無由聞百姓疾苦則必以爲厲民之吏矣竊以今日之旱災州縣之神亦必以其狀聞于臺下者矣臺下誠軫念民困卽以上于神之尊者其尊者又遞而上之以聞于上帝上帝好生宜靡豐隆驅屏翳雲行雨施莖津葉潤在俛仰之間耳是臺下不費經營不勞心力而

下土已賴其賜不窮然而兩月以來而澤卒不下此殆不可解也臺下之神威慈惠夫豈不恤下民抑或刑政乖風俗侈禱請之不虔牲玉之不備人事多闕失以干天怒與乃今之郡守佐貳以及所屬州縣官能者有異蹟次亦未有顯過遘茲虐戾肅恭拜祈禁屠殺停催科止獄訟言乎人事似已昭假無羸矣願臺下上思國課之重中鑒官吏之誠下哀元元之困不憚力請告哀于天神上帝丐尺寸之膏潤使畝澆霑足農不失時至秋可幸有年當盡山澤之所出殫田廬之所入奔走老幼婦子伐鼓吹笙以報神賜所不惜也如復旬日不雨河流竭禾苗焦國賦無所出民無所聊賴强者起爲盜賊弱者填溝壑東吳數千里膏腴之地且復爲中原諸省江南二郡之續也臺下其忍之乎而民又何賴于臺下乎孟子變置社稷之說臺下豈不聞之乎

重建五聖廟門引

五聖之祠于何昉乎禮天子祭四方鄭氏以爲祭五方之神于四郊東方勾

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是也而中央之后土亦祭于南方在漢則雍州故有白青黃赤帝之祠以高帝之言復立黑帝祠渭陽五祠是也謂之帝則非勾芒祝融諸神矣若謂即月令太皞炎帝之帝則封禪書郊祀志未嘗明言而後之好事者更造五帝之名如赤燁怒靈威仰之類殊爲不經然則今之所謂五聖者是何神歟又禮四方神惟天子得徧祭諸侯則各祭當方之神所謂諸侯方祀者也大夫即不得祭江南之郡邑以方輿言之皆在東方守土之吏卽援古諸侯之例亦祭東方之神可矣而今五聖之廟所在皆有且士庶人通得祀不已僭且瀆歟或曰非古五方之帝五方之神乃一母所生五子故又有所謂太母廟焉然則今之像設仍爲青面赤面各從其方之邑又何歟此其說尤鄙誕不根不足辨吾聞聖王之制祭祀惟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吾爲凡不在古之祀典者皆淫昏之鬼也有狄梁公者出五聖之祠在所毀無

疑矣顧世之人以爲神能禍福人群而尊信之廟而祀之者相望于郡邑封羊豕牢雞鵝以薦者不絕吾邑朝陽門之外故有五聖祠以逼衢路規模不甚宏敞里人以爲陋乃闢其旁近地將高大其廟門改作之費則有賴于協力有數人者踵門請余爲文以告邑人余原神之所始則莫得而詳也究其所以得祀又莫知其繇也里人但以其能禍福人而崇信之耳嘗聞之有道之世其鬼不靈神安得不靈于今日哉吾又重爲神幸今世旣無毀淫祀之狄梁公卽有其人又不當其權任神遂得以安享愚夫愚婦之崇奉而無害飮之以牲膾又媚之以土木吾邑之人必皆以爲宜其協力以成此舉復何待勸誘哉以爲淫祀而欲廢之者吾之志不可不存其論以爲宜祀而欲增其式廓者邑里之心吾亦不能違也于是乎書

周巷渡建木橋募緣疏

蓋聞迷津得渡仁人濟物之心水涸成梁先王便民之政捐金固當協力任

事尤在得人崑山縣五保周巷渡在東南隅之十里爲騰致號之二區吳淞在南新洋在北民居甚稠江岸最廣疾風暴雨遂無舟子之招招靜夜深更徒歎江流之淼淼躑躅徬徨而失所飢疲頓踣之堪憐茲有正輝上人誓願募化建造橋梁秦帝之鞭石其事殊難周王之造舟于勢未便莫如絕中流而立柱架大木以成虹已蒙本縣父母王侯仁政愛民捐俸倡率更願合邑大夫士庶誠心爲善協助成功估費不繁豈似烏鵲填河上庀功立就會見青龍在水中邑人爲鄉里居民之計定多樂施開士有修福行善之心諒無乾沒謹疏

歸元恭先生文續鈔附錄

雜著一卷

告柏

孝子冢上有柏五株蓋守冢者所植也今慮樹根或下侵其藏欲移置于旁余止之蓋雖曰柏者鬼之庭今冢四面皆隆起未知其向又四隅皆窄無所爲庭也且壙甚淺往往見于外今移柏不免動一坏土無乃不可乎茲體守冢者之心爲泉下無窮之慮以祭冢餘瀝酌柏而告曰此爲孝子烈婦之藏藉柏以蔽不容有傷根與其滋長于下寧縱橫于旁神靈所依草木有知能如我約剪伐永辭崑山歸元恭謹告

狼噬麟

馬鞍山中故有兩狼一父所生一大一小皆貪殘戕殺同類不遺餘力已而大者死小狼遂兼兩穴而據之又恃老狼爲同類之長益恣其殘虐物皆受

其害一日遇麟狼不知其爲麟也而噬之麟性仁不與角又以時無聖人不欲出乃引而遠之狼以爲是無奈我何也山中莫我若也益張其威肆其毒虎豹欲稔其惡亦姑任其所爲于是山靈惡狼之爲害也見夢于獵者獵者牽犬入山逐而得之其肉腥臊不可食磔以飼犬穴中之藏皆爲虎豹所取聞者快之是時聖人亦出而麟遊于郊

誅邪鬼

蘇州有金聖嘆者其人貪戾放僻不知有禮義廉恥又粗有文筆足以濟其邪惡嘗批評水滸傳名之曰第五才子書鏤板精好盛行于世余見之曰是倡亂之書也未幾又批評西廂記行世名曰第七才子書余見之曰是誨淫之書也又以左傳史記莊子離騷杜詩與前二書並列爲七才子以小說傳奇躋之于經史子集固已失倫乃其惑人心壞風俗亂學術其罪不可勝誅矣有聖王者出此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至考其生平則嘗奸有服之婦人誘

美少年爲生徒而鬻之于巨室爲奴有富人素與交好乙酉之亂以三千金託之相與謀密藏之其人既去則盡發而用之事定來索祥爲疑怪略無慙色蘇州人述其邪淫之事尤多余嘗見一馮姓者知其爲門人語之曰幸致意君之師有同郡歸元恭者見其書聞其行必欲殺之其後吳縣諸生與任知縣相惡巡撫中丞得知縣賄誣奏諸生十八人盡棄之市金聖嘆亦與焉余哀諸生而未嘗不快金之死但恨殺之不以其罪耳昔太公誅華士孔子誅聞人亦爲其惑世也然二人者非太公孔子不能誅金聖嘆見誅于今日非可高比華士聞人者當其身宜誅之以懲邪惡既死可以已矣顧人情喜新奇樂淫縱文人才士見其書者多爲所惑一日席間友人盛嘆其才余以其人雖死而罪不彰其書尙存流毒于天下將未有已未可以其爲鬼而貸之也作誅邪鬼

聞誚

其矣吾崑山之人之好詛也余以五月出門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驚蓋傳其死久矣或曰醉而死于水或曰地震壓死或曰以事捕入獄死余癸卯年遊江淮間崑山亦爭傳其死其時臥病旅舍者兩月不爲無因今則無端多方詛之不知其所由來也蘇子瞻移汝州謝表曰人皆相傳爲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今不幸生當此世才不得展志不得遂亦何所係戀而不早尋南面王樂耶顧自二十餘年來家禍慘痛宜得死窮餓宜得死舉動鹵莽宜得死文筆不慎宜得死誠不自意至今猶在人間也夫以數宜死而卒不死何以得此哉蓋祖宗芘之天赦之何以知其爲祖宗芘之也祖宗若曰我歸氏之衰微也子孫有有若無者有有而不無者今此子粗有才筆雖未盡事祖考之禮而限于力其心可諒微此子則家聲將墜而五世之神靈二十年不血食矣是宜保護之其或獲罪于天亦將請于帝而免之何以知其爲天赦之也天若曰我如是而彼不如是我東而彼西逆天者亡

罪宜不赦又自念我之所爲一時之變彼之所守萬世之常罪在愚不知變耳雖倔強其情可矜盍舍諸余之所以得至今猶在人間者惟天惟祖宗實生之也天生之人欲詛之死可得乎况余之歸也親厚者皆驚喜閭里道旁見者或含笑蓋亦幸之其詛之者與聞其死而快之者惟平日有讐怨或忌嫉者鄙賤齷齪小人數輩而已若四方之士則自識面與聞名無不欲其生者傳云祝史雖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今者小人數輩之詛豈能勝千萬人之祝我哉雖然我不能告無罪于祖宗而祖宗芘之有逆天之罪而天赦之亦何幸而得此哉從此將夙夜自省立身行道兢兢惟負天負祖宗是懼而又何暇尤人之詛也作聞詛

叙過

慈谿潘生用微以訓蒙至我邑已五六年矣友人或言其喜講學或言非正學余久聞之乙巳二月余寓西寺潘生來訪略談及學未能竟三月杪余從

常熟歸潘生訪余于家且云近日寓于于宅連訪六七次談稍久因知其著書甚多四月初旬答訪之于案頭見其所著著道錄者袖以歸讀之其識甚高目中前無古人甚驚訝稍稍就聽其言論其言曰周程張朱象山陽明學皆雜佛老無一真儒吾之學乃孔孟正脉從吾之教聖賢可一蹴而至余自少有求道之心恆苦無師友年踰五十尙未聞道嘗以爲愧聞其言驚且喜以爲年雖衰尙可入聖賢之域何憚不爲于是遂以是月之望北面稱弟子焉潘生亦不讓遂南面受余四拜且授以授學券一篇五月薄遊嘉定歸遂謀親炙其教以六月三日邀余同寓東寺所以事之者不遺餘力既月餘見其徒逞筆端全無實學平日言動多違于禮時邑中友人見余平生嶽嶽忽師事一尋常無聞之人皆以爲恠且聞其詆毀先儒謀檄討之而逐之境外余竭力挽回筆舌俱斂僅乃得止既外弭其謗復內規其失居家二日遂有質疑之書未幾有武塘之行月餘而歸潘子不自安有改師爲友之說余亦

實見其不足師遂從其命以九月廿四日廢師弟之禮正朋友之稱于是友
人或謂余決裂師弟之堤防作師說以誚之余與友人書謂師弟之道不一
童穉之年父兄率之以拜先生而受業者此爲終身之師余以踰艾之年銳
意學道而自求師既見其不足師則去之此豈可同日而論者今之句讀文
章之師堤防自在豈因僕之此舉而決裂哉又曰僕于此誠不能無過蓋過
不在今日之改稱平交而在昔日之輕于自屈也因自責數其過有三禮聞
來學不聞往教潘生果有聖賢之學當待人之求教豈有反自枉屈六七次
僕僕訪人耶不知其爲甘言相誘而遂入其籠絡過一也孔子之聖竊比于
老彭子貢之言曰何敢望回潘生歷詆宋以來諸大儒斥之爲一群僧道而
儼然以孟子自居果有聖賢之學者乃狂妄如此耶不知其爲大言欺人而
遂信爲實然過二也孔子曰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潘生所著之
書則以孟子自居及觀其言動則三家村學究之稍知禮者尙不至如此不

知其爲妄人誕說行與言悖而遂尊之以爲模楷至久而始覺之過三也余既有此三過則他人之誚我固宜又何恠哉余七月間質疑之書不過兩葉潘生久置不答至改師爲友之後忽作答書五十餘葉余所質者學問之疑彼乃妄自矜夸力加誣詆今亦置之不較惟有自悔此三過耳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難壬

甲乙丙丁戊五人者皆東南之士以文章著稱于時而甲爲之宗主有壬者傾險反覆無行之人也而粗有文筆少時挾其微能以午乙乙惡其人而絕之壬大恨怒遂詆毀乙而上書數千言于甲盛相推許以爲必得甲之歡心因可借甲之名以抗乙矣顧甲乙同在詞林乙雖晚進而相善語次及之乙不隱壬之爲人具言其所以見絕于士君子之由以故甲亦不禮焉壬于是以恨乙者恨甲而加甚焉丙于甲亦詞林後輩又乙之門人也壬無釁可乘

會丁與戊後起有文名而甲于出處之際取譏君子壬于是特撰一書專詆甲丁戊皆官京師壬挾其書入都獻于丁戊如昔年之毀乙以媚甲者丁戊非不知己之文不及甲也然好諛喜名人之常情暴人之短以形己之長亦文士之故習于是頗然其言遂留之長安邸中丁之南歸也壬嘗爲門下客丁居憂不茹葷壬亦持齋焉夫文章之事難言矣嚴其論一代不過數人其爲正宗別派高下優劣舉目能辨如鑑之照物妍醜不得遁權之稱物銖兩不可假借甲之出處大節愛之者不能爲之諱至其文章豈可輕加訾議非謂其篇篇皆盡善也余雖從甲遊然其集中某篇某文頗不滿意嘗以語甲亦不以爲忤要之手筆之大學力之到百年以來實無其匹卽乙丙亦退然自歎以爲不可及也壬之有憾于甲余久已聞之乃其始之見絕于乙而求媚于甲之事近日丙向余言始知之其上甲之書稿至今在某孝廉所也在□□壬與丁相應今壬日進其蚍蜉撼樹之言于丁之前余與丁交厚恐其

爲所眩惑輕于立論致蹈文人相輕之習此余所深慮者也若壬之平生所爲人之所共畏惡而遠之者姑不具論余獨惡有傾險反覆挾私憾騰謗說毀前輩以媚時貴也尙書曰難壬人作難壬

歸元恭先生雜著一卷

海崑裔孫會祚訂

歸元恭先生隨筆二十四則

辛未狀元爲陳于泰世皆疑宜興周相公私其邑子其實不然蓋周與陳雖同縣至親而殊不相得周嘗買一故家之宅祠堂在內亦遷出之陳時猶爲諸生率宮牆之士攻之陳之父素無賴里中有陳四倭子之號會試放榜周見陳姓名愕曰陳四倭子之兒亦中耶及廷試例一甲三名于御前拆第一名則首相親拆周宜興拆訖第一甲第一人陳于泰直隸宜興人周汗出浹背雖主眷方隆未嘗致疑而士林則竊議之周亦不能自白有鄉人蔣某官與周臭味不同而知其事獨詳却力爲白之吳司成云

崇禎中天下清德重望稱三先生御史大夫紹興劉念臺宗伯漳浦黃石齋學士南昌姜燕及也劉于浙中不守之時不食而死黃受閩中之命以閣部督師被擒死之惟姜于北兵下江西時有投誠之疏聞者疑駭以爲姜先生不宜有此其後乃知此疏非姜所爲姜庚午主試所取士丹徒吳某時歸命

新朝爲御史巡按江西以姜循跡不肯效順慮其及禍吳御史代爲草此疏上之姜後聞之大恨曰要當以一死明我心跡戊子金聲桓等起兵姜實與謀事敗盡室死之

松江宋茂澄某科舉人今副憲徵輿之父也通讖緯之學頗懷忠義臨終時謂家人曰後幾十年建州當主中國我子孫不許仕于其朝有違我戒者不許上我墓又指在抱之兒曰是子恐不免卽徵輿也蓋茂澄夜夢胡服者入門遂生徵輿故預決之後徵輿中順治幾年進士至康熙六年而死終身不敢上父之墓

吳昌時之爲吏部郎也私寓不一而足政府及他要人所在吳必于其隣近置別館焉時國家多事主上勵精閣臣入直往往至深更乃出固已困倦庶僚之求見者伺候旣久亦飢疲欠伸于是相見不過數語卽起多不能詳惟吳則于別館飲食坐臥自如候政府初出更衣之時輒于小門先入密語滿

堂大僚未及接宰相之顏而吳已得其要領矣其招權納賄肆行無忌多以此而犯人之忌亦以此吳昌時素饗人也其世父某大富而無子嘗言諸弟之子有先發者即以爲嗣昌時庚午辛未聯捷一旦遂得嗣父之業十萬其結納交通揮金如土咸賴于此

吳昌時居家自奉奢豪無度池臺亭館既絕勝而室中陳設尤奇吳司成一日造之見其坐榻四面環列梅花一百盆梅花之外稍下一二尺舖以氈氍又列水仙一百盆盆皆極精好磁器斯瀆酒至則屏從者行酒行炙皆靚麗小鬟即此二事士大夫家斷不能有此

徐澹寧以華亭相國之曾孫爲王文肅公之孫壻緱山太史之壻素不慧十餘歲時至王氏賀節陳眉公徵士固冰人也與偕來文肅問曰徐郎已能下筆作文否陳曰未也其家教不求速進不即以舉業爲事文肅曰然則必能做對陳固知其不能然無以爲辭又但唯唯文肅出對云君君臣臣徐久之

不能對陳以足略頓微向徐曰看下面其意蓋欲徐謂父父子子也率然對曰雪裏拖鎗蓋貓之純白而尾黑者俗謂之雪裡拖鎗時適貓蹲在儿下徐悞會看下面之意遂有此語至今士林傳笑

華亭徐澹寧者相國文貞公之曾孫不知書不知世故以文貞之蔭官至錦衣衛掌堂皆其內某夫人之力也凡官署文書交遊輸札皆送至夫人所應荅如響文采燁然或當餽遺者厚薄輕重井井有條又精熟邸報朝局了了以故與士大酌酢處處得宜及夫人卒諸紀綱之僕啓澹寧曰爺今做不得官矣于是遂歸

黃石齋博聞強記世所罕有崇禎間選東宮講官朝論皆以爲無踰先生者而竟不及同官以資望疏讓于先生江夏相公摘其薦鄭鄮一事疏沮之先生入朝時啟上云皇太子講官臣固不敢當但先朝故事皇太子出閣講讀資善堂中當有某書某書未知皆備否上退朝後遍問內臣及閣館中皆不

之知乃詔先生進其書無成書者撰述以進先生私寓顧絕無書承命之後取諸敝笥手自纂錄將緇衣等四篇每篇攷據精詳演成一部旬月之間進書四部上大奇之後雖以武陵之故觸上怒得罪然上言及當世讀書人必曰黃某

石齋先生在獄中無以自給常書孝經醫之每本二金在獄一年注易數萬言出獄後卽南歸因東邊多警會馮司馬鄴仙還朝過杭州吳梅村太史適遊杭在馮舟中忽聞先生南還二人亟訪其舟舟絕小雜于數十艘之中大索良久始得入其舟舟中惟二板僅可二客坐先生卽坐于臥榻上惟易一部二公故先生在獄時嘗周旋橐鑪者先生見卽謝旣謝之後更無一語及拜杖下獄之事惟憂封疆多故國勢日蹙已而縱談易理移時不倦二公欲入一相慰之言而無由也

崇禎間長安中賄賂大行烈皇聞而惡之頗置緝事者群臣犯者輒得重譴

然臣下不以此爲懲而通賄愈甚但加密耳以爲事之發露皆由行賄之人疏漏後更不托人往往見時面致通刺一揖之後托言以詩史相質出諸袖中凡銀曰拙作金曰新作珠曰小作受者會其意卽納之袖中以此賄愈甚而上不知也

余在虞山見有以紅帖吊人之葬者怪問之曰吊者之吉凶視喪主之服今喪主之家皆吉服故吊者一切冥儀皆不用而用吉服紅帖余曰此俗起于何時則曰自錢宗伯始宗伯已預定葬期會被逮下獄獄中以家書囑其子我禍將不測日者言家中不宜作凶事須用吉服葬其子從之後不知禮之家遂援以爲例近聞許氏葬亦然許亦世宦家也鄉里風俗往往視薦紳先生爲表帥而壞禮如此始作俑之罪大矣

劉念臺先生之子沟伯誠守節之士不愧家風先生之祠在古小學余嘗拜之伯誠頗欵洽巡按御史某先生之門人也具祭儀往拜伯誠拒不納求見

不可御史排闥入祭畢而出伯誠候其到署縈絰往於門外叩首而返遂絕不與通

懷寧阮大鍼初本清流吳江周宗建故非東林會當大計阮在垣中資既深僉都御史左浮邱其同鄉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無錫都憲疑其人以爲不可嘉善魏廓園初還朝即轉吏科都給事中阮謂資應屬己而魏奪之遂激而入邪人之黨垣中金溪郭鞏匪人之尤高邑謂誰能劾去之者其周季侯乎其屬以語周周因叅郭遂爲東林中之饒將夫招來周爲我用固爲得策激成阮入彼黨未始非失計蓋阮實有可用之才惜諸君子無使貪使詐之作用也

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東林魁首道學宗主立朝大節嶽嶽獨其鄉里人每言其有桑中之事余嘗質之虞山錢宗伯宗伯曰此有故顧夫人奇妬涇陽中年尙無子友人以嗣續之計爲之置一妾于別所涇陽時就之居于是顧

人遂騰謗言外人因用此爲譏議耳宗伯老東林頗漁于色宜其援顧以自蓋其短乃反爲之解知必得其實非阿好也

高陽孫相國家法最嚴生子之妾猶每晨叩頭閨門之內肅若朝廷

御史大夫曹公眞字諱于汴安邑人爲山右道學之宗里居時嘗集諸生講學公治家嚴肅尙朴素其子婦以紅綢作袴公知之一日會講畢諸生環坐忽呼其子至曰吾欲將紅帛作一巾戴其子揣知其故卽長跪請罪公責數之詞色甚厲尋命人索袴焚之于庭

錢宗伯嘗言初第時見富平孫冢宰孫大器之曰子後日當大任湏是激濁揚清見吳縣申相公申曰居官不湏嶽嶽要令國家享和平之福據此二言二公立朝之大槩皆見矣

蘇州陳太僕皇士嘗選啟禎兩朝遺詩自名公卿以至處士皆有之卷帙甚多作序者六人吳相國鹿友姜給諫如農薛開封諸孟王玠右葉聖墅及余

也諸詩中多有感慨時事指斥今朝者固選者失檢點亦以順治時禁綱疏
關也康熙初爲國史事殺戮多人自此文綱漸密五年丙午有嘉興張某偶
于坊間得兩朝詩選一書見中有觸時忌者遂以爲奇貨將設詐局時陳太
僕及作序薛葉兩君皆已故余與玠右彼亦知爲貧士獨值知太僕之弟及
吳姜二氏家甚富可恐喝也而姜久寓吳中時張兄弟皆欲入京于是便道
過吳門遂首發難端其兄與萊陽宋按察玉叔有故宋與姜同縣姜之子宋
壻也張于是以逆書謀叛爲名往巡撫軍門處一首呈使其兄聞之于宋宋
大驚懼力勸其壻宜有以應其求而託余轉聞之于太僕之弟其人置之罔
聞姜氏稍有所費張某者嘗發覺科場之弊致考試官皆置重辟以爲人懼
其威將惟其所欲不敢不聽至是乃大失望後又至興化恐嚇吳相國相國
亦不應吾知其不能忘情也相國之子源來爲中翰在京六年丁未春忽有
呂中沈天甫等至京師以此事恐喝中翰索二千金中翰初懼禍將稱貸以

應之或以爲不可教之具錄自明且以呂中等索詐實情上聞後遂得旨嚴究部擬一人辟餘皆流徙此事處分殊快人意自此告訐之風當少息矣吾意呂中等必是張某所主使不然何其事之巧相符也方事未定時親友皆爲余危余則置之度外看花遊山日日狂醉徼天之幸得免于禍蓋亦因與有力者事關一體故叨其庇云

年來海禁甚嚴有以海物鬻于市者罪至死明州有比邱尼至一士人家留之飯盤中有海苔菜食之而裹其餘問其故云有道友病中思食此而無從得將以遺之明日尼託人語士人速與我二十金不則以此出首士人不應尼遂于郡守處首之郡守訊得其情將尼去袴重笞二十此亦快事

弇州先生門下客有綽號忸怩者常于座中拔頭上簪謂先生曰此名妓某所贈者求老先生銘之當令工鐫其上先生曰吾用孟子一語銘之爵陶思君爾舉座絕倒

丁未春杭州大火延燒一萬七千餘家惟有一家巋然獨存于四面灰燼之中問其人則業賣油者再世矣惟用一稱雖三尺童子不欺之余謂此事甚小但卽此一事觀之則其人生平必每事誠實當末世詐僞百出之時而有此篤厚君子得天之庇宜哉

不論文章經濟理學皆不可銜所長以求知尤不可挾所長以求勝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朋友數斯疏矣先師明訓何可不思

嘗思友朋中氣節之士多經濟之才亦間有之若說到理學一事難哉難哉蓋近日言理學者多說作用處未知裏面工夫若何獨有瑞五素留心于此却又是一半禪學然此猶未甚害所可惜者志已自滿朋友頗難進規

歸元恭先生隨筆

海禺裔孫曾祿訂

崑山歸玄恭先生爲明遺民早歲與顧亭林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甲申國難嘗與吳生同初起義兵於里中吳生死而先生行遯荒野野服終其身人鮮知者生平著述甚夥世所傳萬古愁曲全謝山即以爲出先生手筆其文集文鈔版燬於兵久已不傳予於乙巳冬曾蒐得先生遺文數首錄入國粹學報此續鈔文七卷爲太倉季崧耘先生從海甯楊芸士明經所藏舊寫本鈔出擬欲補刻而未就者遺稿遭亂輾轉流落後卒歸先生遺裔今由先生裔孫曾祁兄弟數人重爲編訂舉其鈔本遺寄本會刊行續鈔文多感慨桑海之痛故當時刊正集所未收蓋以其觸忌諱也今讀其文如春帆草序跋登樓賦題墨竹就閒堂記已齋記顧玉書儒僧道服三像贊於故國之戚時時不忘而撫景念舊遂不覺溢於言表言之有餘痛夫先生文集文鈔已不見於世而獨此續鈔久埋榛莽者乃反得出於灰燼之餘復賴有賢子孫爲之收拾不可謂非先生之精神有所寄焉矣戊申四月鄧 實識

長
文
日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85B

刊
行

許-0027P

上海圖書館

光緒戊申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版

國粹叢書第二集
歸元恭文續鈔

全二冊定價洋六角

原著者

歸

恭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內
國粹學報館

